# 通志堂經解

ロ二 12
441
439

12
門
帝
卷



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

鄭氏曰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已乃迎牲於庭殺之天子諸侯之禮也既奠謂薦孰時也特牲饋食所云祝酌奠于鉶南是也蕭薌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詩云取蕭祭脂羶當爲馨聲之誤也奠或爲薦

孔氏曰周禮鬱於殷故先求陰尚臭也臭謂鬯氣未殺牲先酌鬯酒灌地以求神是尚臭也鬱鬱金草也鬯謂鬯酒煮鬱金草和之其氣芬芳調鬯也又以擣鬱汁和合鬯酒使香氣滋甚故云鬱合鬯也鄭註鬱人云鬱金香草宜以和鬯用鬱鬯灌地是用臭氣求陰達於淵泉也以圭璋爲

瓚之柄瓚所以剡圭也玉氣也潔潤灌用玉瓚示求神之宜也玉氣示是尚臭也周言用玉則殷不用圭瓚既灌然後迎牲者先求神後迎牲也灌是先致氣於陰故云致陰氣也蕭合黍稷周人後求陽也取蕭草及牲脂膋合黍稷燒之此謂饋食時以臭氣求陽達於牆屋也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者明上焫蕭之時節也既奠謂堂上事尸竟延尸戶內更從此始也於薦孰時祝先酌酒奠於鉶羹之南訖尸未入於是又取香蒿染以羊閒脂合黍稷燒之於宮中此又求陽之義也馨香謂黍稷也

長樂陳氏曰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以形魄歸於地而求諸陰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以魂氣歸於天而求諸陽也祭祀君與夫人所以自盡者也故君灌以卣夫人灌以瑋君迎牲夫人奠盎記言灌以圭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既奠然後焫蕭是迎牲奠盎皆在既灌之後而焫蕭又在既奠之後則灌求神之始也而焫蕭次之迎牲奠盎事神之始也而獻薦次之求諸陰而事之猶以爲未又求諸陽而致曲焉則神其不格乎設燔燎羶薌見以蕭光則羶脅之氣也蕭合脢脅黍稷而燔燎之在朝事之節而朝事之初有迎牲奠盎之禮則祭義郊特牲之文雖殊其事一也蓋迎牲而刲之則血毛告於室以示其幽全脢脅焫於堂以達其臭氣而羹定之所詔又在其後不然不足謂之尚臭也鄭康成以祭義所言爲朝事之焫蕭以郊特牲所言爲饋食之焫蕭禮書

嚴陵方氏曰鬱鬯二者皆味也則其爲臭陰而已故能達於淵泉淵泉以言其幽也灌以圭瑋謂君灌以圭瓚后灌以瑋也見明堂位解玉之爲氣如白虹則潔之至也能

交三靈而通之示以其氣之潔而已故祭祀每用焉迎牲之禮固已重矣而在既灌之後則以致氣爲先故也蕭黍稷三者皆氣也則其爲臭陽而已故能達於牆屋以言其顯韗者天産之臭染蕭以脢脅故言韗合蕭以黍稷故言

鄭

馬氏曰殷人既尚聲周人從而文之故尚臭臭氣也而氣有陰陽之別周人尚臭灌用鬯臭所以致陰氣也灌者禮之始而敬之至者也傳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又易曰觀盥而不薦推此足以知周尚臭之意也鬯者以秬黍合鬱草而爲之既成然後和之以鬱金之汁蓋人之死也形魄歸於地非求諸陰不足以格其神也故臭陰達於淵泉先求諸陰也灌以圭璋用玉氣此舉其尚臭之意也既灌然後出迎牲致陰氣此舉其尚臭之時也迎牲



在於祭之始而既灌之後然後出迎牲而殺之是所以尚臭也臭陰達於淵泉以下之深者言之也臭陽達於牆屋以宗廟之所有言之也蓋魂魄具然後爲人周人既以求諸陰又以求諸陽非不求諸陰也謂之尚氣謂之尚聲謂之殷人先求諸陽言之則知有虞氏之用氣非不用味也尚臭皆以始言之而其意各有主也

延平周氏曰於鬱合鬯言臭陰於蕭合黍稷言臭陽何也灌雖陰中之陽而氣則上達故謂之陰煙雖陽中之陰而氣則下達故謂之陽

山陽陸氏曰鬱陰也鬯陽也蕭陰也黍稷陽也玉陰中之陽欲致陰氣非此不能出脂陽中之陰欲致陽氣非此不能降淵泉虛而難窮牆屋實而難徹

凡祭愼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

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

鄭氏曰此其所以先後異也

嚴陵方氏曰祭所以求諸陰陽者一陰一陽皆自然之理非人爲之僞也故曰凡祭愼諸此魂者氣所主故曰魂氣魄者營於形故曰形魄主者在内故言氣於魂之下營者在外故言形於魄之上人之生也受氣於天及其死也魂氣復歸於天成形於地及其死也形魄復歸於地以其歸於地也故不可不求諸陰以其歸於天也故不可不求諸陽然則聖人之爲此也豈徒陳其數而已哉亦有以知其義爾故曰求諸陰陽之義也先求諸陽則尚聲故也先求諸陰則尚臭故也五聲五臭各有陰陽然聲以氣動而生故凡聲皆陽也臭以氣留而生故凡臭皆陰也以殷爲求陽周爲求陰則知有虞氏之尚氣亦求諸陰陽之間而已



夫一祭之内氣也聲也臭也三者未嘗不兼用焉經之所言特以所尚者爾

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

鄭氏曰詔祝坐尸謂朝事時也朝事延尸于戶西南面布主席東面取牲脅脊燎于爐炭洗肝于鬱鬯而燔之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于主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時尸薦以籩豆至薦孰乃更延主于室之奧尸來升席自北方坐於主北焉用牲於庭謂殺之時升首於室謂制祭之後升牲首於北墉下尊尚氣也直祭祀于主謂薦孰時也如特牲少牢饋食之爲也直正也祭以孰爲正則血腥之屬盡敬心耳索求神也廟門曰祊謂之祊者以於繹祭

名也於彼於此言室與堂與尚庶幾也

孔氏曰下云用牲於庭升首於室故知詔祝於室當殺牲之初朝事之時也詔告也祝呪也天子諸侯朝事之時坐尸於堂戶西南面坐主在西方東面尸主之前則薦用籩豆也祝乃取牲脾臂燎於爐炭入告神於室又出墮祭於主前謂分減肝臂以祭主前當此時王乃親洗肝於鬱鬯而燔之以制於主前制割也謂割其肝而不相離今云詔祝於室是燎於爐炭入告於室也坐尸於堂者既灌之後尸出堂坐戶西而南面也上云詔祝於室次云用牲升首下云索祭以文次之故知直祭祝於主當薦孰之節薦孰正祭之時祝官以祝辭告於主若儀禮少牢敢用柔毛剛鬣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是也索祭祝於祊者廣博求神非但在廟又爲求祭於祊也祊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既設祭於廟又求神於廟門內詩楚茨云祝祭于祊註云門內平生待賓客之處與祭同日二是明日繹祭之時設饌於廟門外西室亦謂之祊即上文云祊之于東方是也今此索祭是正祭日之祊禮器云爲祊乎外以其稱外故註云明日繹祭此經不云外又下云所之爲言敬也相饗之也嘏大也毛血告幽全之物皆據正祭之日明此祊亦正祭日也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此解正祭在廟之時或設饌在室或設饌在堂不知神所在之處爲於彼室乎爲於此堂乎故兩處設饌也或諸遠人乎此解索祭爲祊之時其神靈或遠離於人不在廟乎祭於祊者庶幾求於遠者與言於遠處求神也鄭註云至薦孰乃更延主於室之奧者約少牢特牲饋食在奧室也云尸來升席自北方坐於主北焉者以在奧東面以南爲尊主尊故居南主

既居南故尸來升席自北方也尸主各席故朝事延尸於戶外尸南面主席於東面是也鄭此註雖參禮記及少牢特牲而言之亦約漢時祭宗廟之禮故其事委曲也云謂之祊以於繹祭名也者以祊是廟門明日繹祭稱祊雖今日之正祭假以明日繹祭祊名同稱之曰祊也

嚴陵方氏曰詔祝於室即血毛詔於室坐尸於堂即羹定詔於堂用牲於庭即納牲詔於庭納之將以用焉故言用升首於室即升首報陽若羊人祭祀割牲登其首直祭祝于主凡室事是也索祭祝于祊凡門事是也索即求之不曰求而曰索者以神之散無不之也彼此之間不過近人而已又疑神之遠人然不可舍是以他求也以祊在廟前之旁猶爲遠而已故復祭于祊而繼之以尚曰求諸遠者與夫顧門之旁豈實爲遠人乎故以尚言之



馬氏曰自詔祝於室至於索祭祝于祊其言未必皆有序而詔祝於室者求之於內之深者也索祭祝于祊者求之於外之遠者也求之深求之遠蓋不知神之所在而求於此則疑於彼求於近則疑於遠而庶幾神之饗也鄭氏釋直祭祝于主謂薦孰之時謂之正祭而血腥之屬所以盡敬心蓋非是也釋索祭祝于祊以正祭日言之抑又非是也

山陰陸氏曰詔祝於室坐尸於堂謂制祭時當朝踐之節鄭氏謂詔祝於室朝事延尸於戶西南面布主席東面取牲脾脅燔於爐炭洗肝於鬱鬯而燔之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於主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此殷禮也鄭氏以言周禮誤矣蓋殷人制肝周人制肺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先求諸陽故朝踐時取牲脾脅燔於爐炭洗

肝於鬱鬯而燔之若周人制肺雖在此時其取脾脅燎於
爐炭自當饋食之節詔祝於室詔使入以詔神㣲是時灌
事畢而朝事始矣是以詔祝坐尸當此節蓋神格而後可
以詔祝主設而後可以坐尸用牲於庭升首於室謂割牲
時當饋食之節羊人所謂割牲登其首是也直祭祝于主
謂尸未入祝而已是之謂直祭若少牢祝酌奠遂命佐食
啟會主人西面祝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用薦歲事
于皇祖伯某尚饗當此節索祭祝于祊謂尸已出祝於祊
而已是之謂索祭若有司徹尸出于廟門卒暮有司徹饋
饌于室中西北隅如饋之設當此節燔燖求諸陽灌鬯求
諸陰奏樂求諸天地之間以爲未也故詔祝於室坐尸於
堂詔祝於室求諸內也坐尸於堂求諸外也猶以爲未也
故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用牲於庭求諸下也升首於室求

諸上也又以爲未也故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直祭祝
于主求諸近也索祭祝于祊求諸遠也求求之而已若索
索也

藍田呂氏曰不知神之所往故尚氣尚聲尚臭以求諸天
地陰陽之間不知神之所在故於庭於室於祊以求
之不知神之所依故有主有尸有尸有幣以主之不知神
之所饗故肆燔腥孰三牲魚腊水草備物以祀之矣

延平周氏曰所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

祊之爲言倞也所之爲言敬也富也者福也首也者直也相
饗之也嘏長也大也尸陳也

鄭氏曰倞猶索也倞或爲諒所者爲尸有所徂此訓也福
者人君嘏辭有富此訓之也或曰福也者備也直者訓所
以升首祭也直或爲犆相謂詔侑也詔侑尸者欲使饗此

饁也特牲饋食禮主人拜妥尸尸荅拜執奠祝饗主人受祭福曰嘏長也大也此訓也尸或詁爲主此尸神象當從主訓之言陳非也

孔氏曰此皆訓祭祀所爲之事案特牲少牢設饁後尸祭饁訖祝取牢心舌載于肵俎設于饁北尸每食牲體反置于肵俎是主人敬尸之俎也又少牢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此是大夫嘏辭人君則福慶之辭更多故詩楚茨云永錫爾極時萬時億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是也首也者直也直正也言首爲一體之正鄭引特牲證饗尸時節尸荅拜訖執此俎南之奠祝設辭以饗之欲尸饗此奠尸遂祭與啐之是相饗之也尸嘏主人欲使長久廣大也此經尸爲陳諸本尸爲主尸是神象當從主



嚴陵方氏曰索祭祝于祊於正祭之後而又索焉非強有力者不能如此故曰祊之爲言倞也倞強也首謂升首也首猶而直支偶而曲故曰首也者直也以其直故得特達以升於室焉相謂相尸也坐則有妥食則有侑入或通之升或延之凡爲此者豈苟然哉示心鄉之而欲神饗之而已故曰相饗之也福而有嘏之義中庸言大德之得祿壽以得其壽故長以得其祿故大故曰嘏長也大也且壽祿爲五福之先故必以長大言之天保曰降爾遐福此福所謂長也楚茨曰以介景福此福所謂大也尸神象也神隱而尸陳故曰尸陳也

山陰陸氏曰祊之爲言倞也以爲不知神之所在故又求之如此所之爲言敬也者福也左傳所謂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奉盛以告曰

潔粢豐盛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是也首也者升首於室是也升首而已則以直故也亦如是而後可以直祭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是之謂直若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是有見於富無見於直故曰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相饗之者相主婦也經曰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又曰鄉之然後能饗焉蓋祀主人所自致也他人所事祭而已若饗非夫婦有不能鄉亦其親或不饗也無期長也無疆大也不言言是詰也非言也爾雅曰嘏大也尸陳也在釋詁以此尸陳也故尸神象而已嘏長也大也故祝將命而已尸陳也者神無象也以尸陳之而已若神主則主之大也經言祭之爲言倅也所之爲言敬也此言也富也者福也首也者直也此訓也相饗之也嘏長也大也尸陳也此詰也

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血祭盛氣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

鄭氏曰幽謂血也純謂中外皆善氣主氣之所舍也周祭肺殷祭肝夏祭心

孔氏曰毛血謂祝初薦毛血於室時也血是告幽之物是告全之物告幽者言牲體內裏美善告全者牲體外色完具所以備此告幽全之物者貴其牲之純善之道也血祭是堂上制祭後又薦血腥時也肺肝心三者並爲氣之宅故祭時先用之是貴氣之主也血是氣之所舍故云盛氣三者非即氣故云氣之主也

嚴陵方氏曰信南山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蓋謂是矣幽所以告其內之純全所以告其外之純祭祀之道以純爲貴觀射父曰毛以示物血以告殺又曰祝於一純二精是

矣經血腥爓祭用氣也然腥爓之氣不若血之幽氣聚於幽而散於明聚則盛矣故曰血祭盛氣也夫鬼神無形也有氣而已則交之者可不盛其氣哉五行之氣在天則爲五星在地則爲五材在人則爲五臟之氣各有所主而牲亦象之肺則金氣之所主也肝心木火氣之所主也經獨言三者則以三代之所用者言之故也

延平周氏曰肺者氣之主肝者筋之主心者血之主而皆以爲貴氣之主何也臟有五而位三肺心位乎上肝腎位乎下位乎上陽也位乎下陰也肝者位乎下之上而爲陰中之陽陽者氣之主陰者體之主故肺肝心皆氣主也而三代祭先所用不同何也周以火德王天下而肺臟屬金故祭先肺示火之能勝於金也殷以金德而肝臟屬木夏以水德而心臟屬火是三代祭先皆用五行相勝之法以順天地性命之理也然五行相勝之法蓋起於陰陽之學果聖人制禮之意亦有取耶嘗考之於書在洪範則水先之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又次之者生之序也在大禹謨則水先之火次之金次之木次之土又次之者乃相勝之序也推此而言雖聖人蓋有取也

山陰陸氏曰告幽全之物非志也是物也凡物內幽則血善外全則毛美幽非止血也全非止毛也以毛血告之而已幽言內全言外告全物以毛告幽物以血以毛血該之凡如此意純之道也不言祭血以血名祭以血祭乃所以盛氣也血陰也氣陽也善攝生者血欲少氣欲多故下祭肺肝心則血祭有虞氏之事也有虞氏祭首示以此夏后氏尚黑水氣之主也殷人尚白金氣之主也周人尚赤火氣之主也肺受制於火周人以火德王而祭肺焉祭其臣

於我者也祭其臣於我乃所以貴我也他放此

長樂劉氏曰凡牲之博碩肥腯由血氣之盛也氣行而血從之所以盛也氣不可得而薦薦血所以盛大其氣焉故心也肝也肺也雖皆陰藏而氣以之爲主故先祭之氣亦從其所主而可羞矣

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

鄭氏曰祭黍稷加肺謂綏祭也明水司烜所取於月之水也齊五齊也五齊加明水則三酒加玄酒也膟膋腸間脂也與蕭合燒之亦有黍稷也

孔氏曰尸既坐綏祭之時祭黍稷加之以肺兼肺而祭故云加肺也正祭之時陳列五齊之尊上又加明水之尊故云祭齊加明水也肺是五藏在內水屬北方皆陰類又親形魄歸地是陰以陰物祭之故云報祭也朝踐時祝取膟膋燔於爐炭入以告神於室出以綏於主前又升首於室至薦孰時祝更取膟膋及蕭與黍稷合燒之是臭陽達於牆屋也膟膋黍稷並是陽氣之物首又是牲體亦是陽魂氣在天爲陽以陽物祭之故云報陽也

嚴陵方氏曰黍稷地產皆陰類也燔燎之火則司烜氏所取於日者也首者陽之體升者陽之事皆陽類也凡此皆取而祭之也上言祭下言取互相備爾詩言取蕭祭脂同義前曰求此曰報何也求主乎人之情報主乎物之理

山陰陸氏曰祭黍稷加肺少牢所謂上佐食取黍稷下佐食取肺尸受同祭于豆是也祭齊加明水即此所謂明水滌齊貴新也鄭氏謂五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則讀加爲尚之誤也經曰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報陰當朝踐之節報陽當饋食之節報陰用明水則報陽用明火可知肺

內而在上首外而在上

明水涚齊貴新也凡涚新之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絜著此水也

鄭氏曰涚猶清也五齊濁沛之使清謂之涚齊及取明水皆貴新也周禮幂氏以涚水漚絲涚齊或爲汎齊新之者敬也著猶成也言主人齊絜此水乃成可得也

孔氏曰設明水及涚齊貴新絜之義所以涚此齊者以敬於鬼神故新潔之也

嚴陵方氏曰明水涚齊即上所言祭齊加明水是矣涚則和之也以齊之濁故加水之清焉濁則故清則新故曰貴新也非特此而已若醆酒涚于清汁獻涚于醆酒之類亦皆貴其新焉故曰凡涚新之也明水謂之明固以取之於月又由主人之潔誠著見於此水蓋汙則暗潔則明也

延平周氏曰周官司尊彝之職謂鬱齊獻酌醴齊縮酌及盎齊涚酌以五齊清濁次之則泛齊醴齊同用縮酌而緹齊沈齊與盎齊同用涚酌此言明水涚齊蓋自盎而下三齊也涚者以水而和之解之也和解之則新矣貴新故不嫌於味之薄也

山陰陸氏曰齊盎齊也盎齊涚酌凡涚新之也蟬捨甲臧趨高謂之蛻蓋示如此夫祭祀所爲貴者何耶示曰貴純貴新而已內外如一純也始終如一新也由主人之潔著此水言苟主人不蠲雖取日月之氣不得爲明故曰是誠在我者也

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

鄭氏曰割解牲體

孔氏曰再拜稽首肉袒是恭敬之至極恭敬之至極乃是服順於親也

嚴陵方氏曰袒則肉露故謂之肉袒所以致親割之勞割謂割牲以人君之尊而服勞如此所以爲敬之至服屈服於神故曰敬之至也服也詩言勿翦勿拜而以拜爲屈故曰拜服也拜下兩手而已稽首則首至地焉故曰稽首服之甚也首雖至地又未若肉袒之勞焉故曰肉袒服之盡也

延平周氏曰以天子不可屈之勢而爲之稽首肉袒則天下莫不知有尊而亦莫不知有親也蓋先王設教之意常寓於甚微之間

山陰陸氏曰凡祭稽首不必肉袒肉袒不必稽首兼之者此歟蓋朝踐以前以素爲貴父子之事多饋食以後以文爲貴君臣之事多服臣之事也非子之事也

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稱曾孫某謂國家也祭祀之稱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也

鄭氏曰孝孫孝子謂事祖禰曾孫某謂諸侯事五廟也於曾祖以上稱曾孫而已相謂詔侑尸也嘉善也

孔氏曰義宜也事祖禰宜孝是以義而稱孝子國謂諸侯家謂卿大夫既有國家之尊不但祭祖禰而已更祭曾祖以上惟稱曾孫言己是曾重之孫也　熊氏曰祭稱孝孫對祖爲言稱孝子對禰爲言經既稱國家則兼諸侯及大夫鄭註直言諸侯而不及大夫者略也　庾氏曰賓主之禮相告以揖讓之節祭祀之禮則是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善故詔侑尸者不告尸以讓是其無所與讓也

嚴陵方氏曰稱孝孫孝子者以示子孫得四海之歡心也

稱曾孫某者以示國家非一世之積累也人之行莫大於孝自稱以此則疑於自矜祭而稱之且無所嫌者則有義存焉耳故曰以其義稱也稱曾孫以示國家非一世之積故曰謂國家也某則名之也於曾孫曰某則孝孫孝于從可知矣然其序先孫而後子者對祖禰稱之故也

山陰陸氏曰案少牢饋食曰孝孫某則祭稱孝子孝孫名今略之某之名外也外事稱曾孫某故曰謂國家也據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相主婦也故曰盡其嘉而無與讓也是之謂夫婦親之讓賓客之事也嘉夫婦之事也

鄭氏曰治肉曰肆脅也燭或爲腒

孔氏曰肆剔也言祭或進腥體或薦解剔或進湯沈或薦



煮孰四種之薦豈知神適所饗耶正是主人自盡敬心求祭之心不一耳

嚴陵方氏曰凡牲解而生之之謂腥體而陳之之謂肆燔而未脅之謂燭孰而爲殽之謂脅孰謂之脅若天之稔故也由主人內盡其敬外盡其物也

舉尊角詔妥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尸神象也祝將命也

鄭氏曰妥安坐也尸始入舉奠尊若奠角將祭之祝則詔主人拜安尸使之坐尸即至尊之坐或時不自安則以拜安之也天子奠尊諸侯奠角古謂夏時也

孔氏曰尊角爵名也饋食薦孰之時尸未入祝先奠爵于鉶南尸入即席而舉之如特牲禮陰厭後尸入舉奠焉也詔告也尸始即席舉奠尊角之時未敢自安祝當告主人

拜尸使尸安坐是詔妥尸也古夏時也夏立尸唯有飲食之時乃坐若無事則倚立由世質故耳尸是神象故無事則立有事而後坐也祝以傳達主人及神之辭命

嚴陵方氏曰爵也天子用焉角時王之爵也諸侯用焉周官鬱人之大祭祀與量人受爵之卒爵而飲之即士虞禮所謂主人及祝拜妥尸尸拜蓋言是矣詔妥尸即士虞禮所謂主人及祝拜妥尸尸拜遂坐是矣蓋尸於主人則子行也以卑臨尊嫌或不安焉爲是詔之也詩言以妥以侑是矣必於時乃詔之者以尸始入舉奠故也尸於無事之時則子行而已子行爲卑故立至於有事之時則神象也神象爲尊故坐有事謂若舉爵角之類也禮器言夏立尸而卒祭是矣至周文備豈復然哉故曰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趨走其敬如是固不以子行無事則立也見乃謂之象神隱而



尸陳以其陳者見於隱者故曰尸神象也將命於祭祀之間以交神人者祝也將命於燕饗之間以交賓主者介也此主祭祀言之故曰祝將命也禮運曰祝以孝告嘏以慈告茲非將命乎

山陰陸氏曰鄭氏謂天子舉爵諸侯舉角凡祭祀灌獻用爵齊用酸酒用爵知然者以春秋傳瓘爵王贊盎齊一名酸酒知之也爵以灌也灌非以飲也以歷而已所謂爵人受爵歷而皆飲之以此然則舉爵詔妥尸當灌獻之節妥尸蓋在初入即席之時宜在祼前先儒謂在饋食時此讀儀禮之誤也蓋少牢特性無朝踐饋獻故妥尸在酳尸前若祭自祼始尸即席久矣不應至饋食始詔安坐也尸是象而已其所謂神在彼不在此也祝將命也其所以命之主人也

縮酌用茅明酌也醆酒泲于清汁獻泲于醆酒猶明清與醆酒于舊澤之酒也

鄭氏曰縮酌用茅謂沛醴齊以明酌也周禮曰醴齊縮酌五齊醴尤濁和之以明酌藉之以茅縮去滓也春秋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無以縮酒明酌者事酒之上也名曰明者事酒今之醳酒皆新成也酌猶斟也酒已沛則斟之以實尊彝昏禮曰酌玄酒三注于尊八行酒亦爲酌也醆酒泲于清謂沛醆酒以清酒也醆酒盎齊盎齊差清和之以清酒沛之而已沛盎齊必和以清酒者皆久味相得汁獻泲于醆酒者沛秬鬯以醆酒也獻讀當爲莎秬鬯者中有煮沛秬鬯者秬鬯以莎沛之出其香汁因謂之汁莎不以三酒也猶若也澤讀爲醳舊醳之酒謂昔酒也沛醴齊以明酌沛醆酒以清酒沛汁獻以醆酒天子諸侯禮廢時人或聞此而不審知云若今明酌清酒與醆酒以舊醳之酒沛之矣就其所知以曉之也沛清酒以舊醳之酒者爲其味厚腊毒也

孔氏曰此記人總釋周禮司尊彝沛二齊及鬱鬯之事縮沛也酌是斟酌謂醴齊既濁沛而後可斟酌故云縮酌也欲沛醴齊時先用明酌和此醴齊然後用茅沛之周禮三酒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三酒之中事酒尤濁五齊之內醴齊尤濁醆酒清於醴齊清酒又清於事酒故鄭知以事酒沛醴齊明謂清明故知是事酒之上清明者也事酒謂爲事而新作者醳是和醳醞釀之名即今卒造之酒故鄭云皆新成也引春秋傳者僖四年左傳文醆酒泲于清者泲沛也沛謂沛漉也盎齊差清先和以清酒而後沛之不用茅也周禮云盎齊泲酌又醴齊後有盎齊禮運

醴後有醆故鄭知醆謂盎齊盎齊既清作之必久清酒又冬釀接夏而成故鄭云久味相得也此記不言五齊獨舉醴盎二齊者以司尊彝浣時祭二齊三酒與鬱故此記者擇之獻謂摩莎既以事酒沸釋齊清酒沸盎齊則沸秬鬯應示用三酒今乃用盎齊者秬鬯尊故用五齊沸之五齊卑故用三酒沸之事相宜也古禮廢亡恐人不知沸醴齊以明酌沸醆酒以清酒沸汁莎以醆酒之意故記者云沸醴齊之等猶若今時明清醆酒沸於舊釋之酒也就今日所知以曉古者難知之事明謂明酌清謂清酒醆酒謂盎齊舊釋謂昔酒作記之時以昔酒和此明酌清酒等三者而沸之也舊釋之酒作雖久成比清酒爲薄故用沸此清酒清酒冬釀夏成其味厚也國語曰厚味實腊毒長樂陳氏曰茅之爲物柔順潔白可以施於禮far也故古者藉祭縮酒之類皆用焉禹貢荆州包匭菁茅甸師祭祀供蕭茅鄉師大祭祀共茅藉司巫祭祀共藉館則茅有貢於方國者有共於甸師者甸師之茅有入之鄉師有入之司巫則鄉師之所共者大祭祀也司巫之所共者凡祭祀也孔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則茅不特藉祭而已士虞禮苴刌茅長五寸束之實于篚饌于西坫上祝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佐食取黍稷祭于苴三取膚祭祭如初此特藉祭者也司尊彝醴齊縮酌記曰縮酌用茅明酌也縮然後酌則其縮不必束而立之祭前鄭大夫甸師註謂束而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而下若神飲鄭康成士虞禮註謂將納尸以事其親爲神起於其位故設苴以定之其說皆不可攷男巫望祀望衍旁招以茅國語置茅蕝設表望公羊曰鄭伯左執茅

旌何休謂斷之曰藉不斷曰旌宗廟之中以迎道神指護祭者然則茅之所用豈一端哉故可以冪鼎可以御柩雜記或苴以爲豆實或包以通好問或索綯以備民用此茅所以可重也士虞有苴特牲少牢吉祭無苴而司巫祭祀共苴館則凡王祭祀有苴矣賈公彥謂天子諸侯尊者禮備於理或然 禮書

嚴陵方氏曰周官司尊彝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泲酌王氏謂酌以茅縮而後酌也泲酌以酒泲而後酌也鬱齊不縮也獻之而已故曰泲酌此言縮酌用茅即醴齊縮酌是也縮謂沛去滓也與盎縮之縮同字者有所取則盈有所去則縮故也酌謂酌取酒以獻也必用茅者以茅之爲物潔白順直祭祀之德欲如此故也縮之清而明故曰明酌尊也周禮曰盎齊此曰醆酒何也盎以所造之器言醆以所酌之器言汁獻泲于醆酒即鬱齊獻酌是也以煮鬱金汁和之故曰汁以獻之而不縮故曰獻汁言其物也獻言其事鬱齊用鬱金汁和之而不縮故曰獻汁言其物也獻祭統曰獻之屬莫重於灌醴齊必縮之者以其尤濁故必縮去其滓也醆酒不若醴齊之濁故以清酒泲之而已汁獻尤不若醴齊之濁故以醆酒泲之而已泲之示明矣然不若縮之爲尤明故於用茅言明酌也前言凡泲新之豈非以明故新歟然齊酒不止於此三者以祼事用鬱齊朝事用醴齊饋食用盎齊尊彝之所實宗廟之所用常祀不過於此故經指是言之此皆古禮後世以舊釋之酒泲清酒醆酒而明之其制雖異其理則同故曰猶明清與醆酒于舊釋之酒也雖然此以舊酒泲之則失先王貴新之意矣取其明之之意可矣

延平周氏曰周官酒正之職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司尊彝之職謂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沈酌蓋醴齊與泛齊則爲濁故爲縮酌即此所謂縮酌用茅者也謂之明酌凡物之濁則昏清則明醴齊以其濁故縮之縮之則差清差清則明是以謂之明酌也盎齊而下至沈齊則爲少清而無待於縮以茅惟沈之而已故爲沈酌即此所謂醆酒沈于清者也清乃三酒之一也然所謂鬱齊獻酌何也鬱齊之味尤爲薄而尤非人之所可飲但著之而已故爲獻酌即此所謂汁獻沈于醆酒者也而必沈于醆酒者蓋汁獻之味薄於醆酒故以醆酒沈之其猶醆酒之味薄於清酒而以清酒沈之也然言明水沈齊則盎齊而下沈用明水而從其味之薄此言醆酒沈于清則盎齊而下必從其味之厚者何也用明水所以反本反本所以致神道而用清酒所以趨時趨時所以致人道也

山陰陸氏曰縮酌醴齊也以茅縮之而後酌茅明也故謂之明酌醆酒盎齊也以挹之在醆故謂之醆酒以沈之在盎故謂之盎齊知然者以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沈水知之也旦方沈之以水是齊而已凡盎言齊以此及沈于清然後謂之醆酒汁獻卑齊也謂之汁汁陰陽之和也月令曰天時雨汁

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

鄭氏曰祈猶求也謂祈福祥求永貞也報謂若穫禾報社由用也辟讀爲弭謂弭災兵遠罪疾也

孔氏曰有報焉者謂報之有予也故有祈以求之若噫嘻祈穀嚴陵方氏曰欲彼之有予也故有祈以求之若噫嘻祈穀

于上帝載芟之祈社稷之類是也因彼之有施也故有報以反之若豐年之秋冬報良耜之秋報社稷是也慮彼之有來也故有辟以去之若月令之磔攘開冰而用桃弧棘矢以辟去不祥之類是也於辟又言由者以非祭之常禮或有所以而用之故也然禮器言祭祀不祈者彼之所言蓋爲己耳此之所言主爲民也

山陰陸氏曰有祭而由之有祭而辟之由若祭門之類辟若祭厲之類

延平周氏曰祈也報也人情之所不能免者聖人有以節文之也

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故君子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

鄭氏曰齊三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則見之也

孔氏曰解齊服所以用玄衣玄冠義也玄陰色鬼神尚幽陰故齊者玄服以表心思幽陰之理所祭者謂親也

嚴陵方氏曰凡物之理陰則靜陽則動幽則深淺則明天機之動不足以守靜天機之淺不足以極深而哀樂欲惡貳其心矣豈所以致其思哉故必貴乎以陰幽也君子之服象其德齊之服其色若是豈不宜哉故君子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以其靜而深故也爲神而齊必見其所祭之鬼

神爲鬼而齊必見其所祭之鬼

山陰陸氏曰凡祭大事以玄冕小事以玄端鄭氏謂以裘冕祭者以衮冕祭者以鷩冕齊非是此篇始言貴誠之意故以齊終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

延平周氏曰玄者天道在北方之色而陰雜之也天道在北方則寂然不動寂然不動則無思也然亦不能無思故

齊之服玄衣玄冕從其以陰幽而思也

禮記集說卷第六十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內則第十二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內則以其記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此於別錄屬子法以閨門之內軌儀可則故曰內則

山陰陸氏曰我有則而彼則之謂之則若王制則有以制之所謂降德于衆兆民以此書曰皐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

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

鄭氏曰后君也德猶教也萬億曰兆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周禮冢宰掌飲食司徒掌十二教今一云冢宰記者據諸侯也諸侯并六卿為三或兼職焉

孔氏曰此一經論子事父母由后王之教使之然后謂諸

侯王謂天子不先云王者辟天子妃后之嫌故言后王也降下也記者據諸侯爲文命冢宰下教令於羣衆兆民諸侯當云萬民而云兆民者雜以天子言之依算法億之數有大小二法小數以十爲等十萬爲億十億爲兆大數以萬爲等萬萬爲億又從億而數至萬億曰兆億億曰秭兆在億秭之間是大數之法此篇既有飲食又有教令冢宰司徒兩官當備言之今云冢宰是記者據諸侯竝六卿爲三司徒或兼冢宰之事鄭意疑而不定故稱或謂天子也

王氏肅曰后王謂天子也

新安朱氏曰註疏言諸侯司徒兼冢宰是也但此上言后王之命則冢宰實天子之冢宰耳蓋周禮大宰掌建邦之六典而二曰教典則教民雖司徒之分職而冢宰無所不統故以其重者言之其在諸侯則亦天子之宰施典於邦國而諸侯承之以教其民自不害於冢宰爲司徒之兼官也

東萊呂氏曰內則一篇首言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蓋三代所以教天下者皆以是自秦漢以來外風俗而論政事不復以人家事爲問矣

嚴陵方氏曰冢宰居六卿之長而以道佐王者也唯道以道之故德乃得而降焉天子曰兆民非有天下不足以與此

馬氏曰內則之爲言而其詳不如法古之人有曰典有曰則有曰法有曰式凡此皆謂之法蓋可也而君子有所不謂焉施於邦國謂之典施於都鄙謂之則施於官府謂之法施於財用謂之式治邦國以道而道有常故謂之典治都鄙以事而事有制故謂之則治官府有守而守有政故

謂之法治財用以節而節有宜故謂之式然則內則之爲則者制於上者也上制其行以爲德而其下則之是故后王必降其德而后王使冢宰以降其德者所以爲兆民所視倣也繼體之君謂之后其曰后王者指其德也

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紳搢笏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偪屨著綦

鄭氏曰咸皆也縰韜髮者也總束髮也垂後爲飾拂髦振去塵著之髦用髮爲之象幼時髮其制未聞綏纓之飾也端玄端士服也庶人深衣紳大帶所以自紳約也搢猶扱也扱笏於紳笏所以記事也左右佩用自佩也必佩者備尊者使令也紛帨拭物之佩巾也今齊人有言紛者刀礪小刀及礪鞢也小觿解小結也觿貌如錐以象骨爲之金燧可取火於日捍謂拾也言可以捍絃也管筆筆也遰刀鞞也木燧鑽之也偪行縢綦屨繫也

孔氏曰自此以下至不敢私祭以上總論在內法則子事父母婦事舅姑男女出入之禮長幼相事之法此論子事父母之法也盥謂洗手漱謂漱口據年稍長者若孺子則晏起不能雞初鳴也士冠禮云緇纚長六尺鄭云纚一幅長六尺足以韜髮而結之盧云所以裹髻承冠以全幅疊而用之著縰既訖畢以笄插之此謂安髻之笄以縰韜髮作髻既訖橫施此笄於髻中以固髻非固冠之笄故文在冠上總者裂練繒爲之束髮之本垂餘於髻後故以爲飾也緌謂結纓頷下以固冠結之餘者散而下垂謂之緌也紳笏之制備於玉藻此經所陳皆依事先後擯訖加縰縰訖加笄笄訖加總然後加髦著冠冠畢然後服玄端著韠又

加大帶也拾斂也故鄉射大射將射謂之遂射罷謂之拾是收斂之意屨繫謂著屨之時屨上有繫以結於足也

皇氏曰左旁用力不便故佩小物右廂用力爲便故佩大物晴則以金燧取火於日陰則以木燧鑽火屨繫謂屨頭施繫以爲行戒未知然否或可著屨之時屨上自有繫以結於足

長樂劉氏曰櫛理其髮縰以韜之笄貫其紒總以束之拂其髦以加於冠謂子生三月則翦其胎髮爲髻帶之於首男左女右迨其笄冠也則採祏之加於冠謂之髦者不忘父母生育之恩也父母喪則徹之詩云髡彼兩髦實維我儀是也金燧以鑑容也右佩玦者護巨指以開弦也捍著左臂以遂矢也

長樂陳氏曰帨佩巾也佩巾雖女子之事而男子亦有之礪謂之砥亦謂之礪書曰用汝作礪是也詩曰童子佩觿佩觿成人之服衛惠公服成人之服而有童子之行故詩刺之捍韝臂也以韋爲之亦謂之拾亦謂之遂一物而三名先儒謂晴則取火以金燧陰則取火以木燧然金燧以取明火特施於致嚴之時而已則凡取火皆木燧耳孰謂木燧有間於陰晴耶周禮司烜氏夫遂取明火於日鑒取明水於月夫遂即金燧也鑒鏡屬世謂之方諸蓋離者陽中之陰於物爲火坎者陰中之陽於物爲水以金燧取火則以陽召陰以方諸取水則以陰召陽以陽召陰夫道也故謂之夫夫能遂事故謂之遂夫遂以義言鑒以體言於取火言夫遂於取水言鑒互相備也詩曰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左氏曰帶裳幅舄內則偪屨著綦鄭康成謂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蓋以幅帛邪纏於足故謂之邪幅

所以自偪束也故謂之偪偪即縢約之也故漢謂之行縢男子事父母有偪詩諸侯朝天子有邪偪則凡行皆有偪特婦人不用故婦事舅姑無偪禮書

嚴陵方氏曰雞初鳴咸盥漱者夙興以致其潔也左右皆事也故言用而與德佩異矣德欲純而有常故珩璜琚瑀同其質事則雜而應變故金石竹木異其材左佩皆陽類也環還而玦決皆所以象德乃用之事佩者然反人以環絕人以玦是示事耳或謂玦即決也以鉤弦而決之且珍飾焉故從王詩云決拾既飲而決與捍連言之理示然也

管以弼筆遰以鞞刀

山陰陸氏曰佩王德佩也佩用事佩也佩德佩無事佩事佩無德佩詩曰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容刀隨德佩之飾然則鄭氏謂刀鞞也誤矣詩云童子佩觿又曰童子佩韘



子佩韘觿所以治結韘以所襲亂治結以圓襲亂以亏綦所謂約是也綦綦之也玄端黑屨青約故綦又訓青綦屨玄端之屨屨之易得也故示謂之不借許慎說文所謂一曰不借屨是也鄭氏釋弁師謂碧讀如薄借綦之綦蓋是屨也先儒謂薄借之語未聞疏矣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衣紳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箴管線纊施繫袠大觿木燧衿纓綦屨

鄭氏曰笄今簪也衣紳衣而著紳繫小囊也繫袠言施明爲箴管線纊有之衿猶結也婦人有纓示繫屬也

孔氏曰此論女事父母婦事舅姑所服之衣所佩之物皆異於男子婦人之笄異於上男子笄縰故鄭於此註始云笄今簪也與士冠禮爵弁笄皮弁笄同故鄭註冠禮亦云

笄今之簪也喪服女子吉笄尺二寸棗刺也以針刺棗而爲繫囊故云繫棗餘物皆不言施獨於箴管線纊之下而言施繫棗明爲四物而施矣鄭註昏禮云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明有繫蓋以五采爲之其制未聞下男女未冠笄亦云衿纓者彼未冠笄之纓用之以佩容臭故下註云容臭香物以纓佩之與此婦人既笄之纓別也新安朱氏曰婦人不冠則所謂髽笄即爲固髽之用亦名爲簪而非如二弁之簪會合山陰陸氏曰白地繡謂之紛若今云閙裝矣紛繡也純畫也鄭氏謂凡畫皆畫雲氣蓋有自來矣周官五色紛純即書所謂玄紛純黑地五采繢凡純黼純爲上畫純次之紛純又次之其最後繢純以此箴管管所以箴刀礪礪所以礪刀衿纓以衿結纓綦屨以綦約屨纓

或謂之綏亦或謂之帨昏禮母施衿結帨婦人謂嫁曰歸以有繫屬爲正且男女未冠笄施衿纓前此矣今又施之母以申戒爾雅曰衿謂之袸嚴陵方氏曰針貯以管線貯以纊衿衣小帶也士昏禮所謂母施衿是矣纓非冠纓之纓詩所謂親結其縭是矣纓示有屬縭示有別別於此則屬於彼矣綦屨即著綦於屨與前互文耳

長樂陳氏曰男女事父母婦事舅姑皆有纓以佩容臭則與女子許嫁之纓不同鄭氏曰婦人有纓示有繫屬誤矣何則許嫁已纓將嫁無所復施既嫁夫說之矣無所復用則事舅姑之衿纓非許嫁之纓也鄭氏曰許嫁之纓蓋以五采爲之然則事父母舅姑之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以通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

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饘酏酒醴芼羹菽麥蕡稻黍粱秫唯所欲棗栗飴蜜以甘之堇荁枌榆兔薨滫瀡以滑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后退

鄭氏曰適之也怡悅也苛疥也抑按搔摩也先後之隨時便也槃承盥水者巾以浴手溫藉也承尊者必和顏色酏粥也芼菜也蕡熬臬實荁堇類也冬用堇夏用荁榆自曰枌兔新生者薨乾也秦人溲曰滫齊人滑曰瀡必嘗之而后退者敬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子事父母婦事舅姑至其處所奉扶沃盥之儀奉進酒醴膳羞之事藉者所以承藉於物言子事父母當和柔顏色承藉父母若藻藉承玉然故鄭註云溫藉也酏是薄粥饘爲厚者故左傳註云饘粥也爾雅釋言云饘餬也郭景純謂糜也芼羹菜公食大夫禮三牲皆有芼牛藿羊苦豕薇也是芼乃爲菜用菜雜肉爲羹也釋草云蕡枲實也棗栗飴蜜以和甘飲食用堇用荁枌榆及新生乾薨相和滫瀡之令柔滑案士虞禮記夏用葵冬用薤鄭註荁堇類也乾則滑夏秋用生葵冬春用乾荁與此不同者此經堇荁相對士虞禮葵與荁相對所對不同故註有異孫炎云榆白者名枌案庖人云共鱉薨之物鱉薨相對此經以兔對薨薨既是乾故知兔爲新生也疑者爲脂釋者爲膏沃之使之香美此等總謂調和飲食也

冷煖失節也疾痛苛癢省其體氣弗寧也抑謂按摩之搔謂抓撓之皆所以撫恤衰病而一出於敬不敢以爲儀也

父母出入則或先或後敬扶持之相其所宜以助其力也又從而問其意之所欲食者則敬慎其心以進之和柔其色以溫之芬芳其意以奉之庶其親喜而不之厭也孝子之事親也必養其志常使歡欣樂其子之能養則非如是莫之致矣

嚴陵方氏曰所即寢室下氣則不盈怡聲則不厲問衣之燠將加之寒將加之使溫也已發而傷者疾也宜通而塞者痛也體煩而爲苛氣虛而生癢疾痛則抑按苛癢則搔爬或先以引之或後以隨之左右扶持之如是而養可謂至矣然苟不以敬何以別於犬馬故每以敬言之奉槃者勞故少者以之奉水者逸故長者以之沃盥以水沃之而盥也子夏問孝孔子歎之以色難夫色所以通人己之情也己能柔色斯足以溫親之色矣白菽以下其性其味各不同故唯父母舅姑之所欲順其所欲而進之也於尊者則惟所欲者以血氣既衰養之不可不順也於孺子亦惟所欲者以血氣未充養之亦不可不順也蓋養老慈幼之道不得不然棗栗飴蜜故曰以甘之周官所謂調以甘者此也堇荁枌榆四者常用之物然不常有故有免有羹也數者其性爲滑故曰以滑之周官所謂調以滑者此也脂膏以膏之周官所謂膏香膏臊之類者此也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后退則以知其得所欲故也所欲者則嘗之也自下氣怡聲而下則所以養志也自饘酏酒醴而下則所以養口體也故先後之序如此

東萊呂氏曰柔色以溫之此孝子和柔顏色以溫父母如今人和易顏色以來而我見之則非特彼和而我之容亦覺和氣薰然子以柔色來父母安得不豫

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縰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

鄭氏曰總角收髮結之容臭香物也以纓佩之爲尊者給小使也昧爽而朝後成人也具饌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未冠笄者事親之禮臭謂芬芳　庾氏曰以臭物可以脩飾形容故謂之容臭以纓佩之者謂纓上著香物也

嚴陵方氏曰男子二十而冠女子十五而笄若未許嫁則二十而笄也總角總兩髦以爲角也兩相角故謂之角詩所謂總角丱兮是也後言男角女羈此兼男女而止曰角者舉男以該之也衿與前所謂衿同纓與前所謂纓異此言未笄之女固知非許嫁之纓矣此所謂纓特以之屬物而已臭謂香物若蘭芷之屬不佩用而止佩臭者示未能即事也容謂容受之容言佩間受是臭物也日出而昧爽則未也故謂之昧爽猶傳所謂黎明斂具謂膳具幼者於視膳之事未能專之也特可以佐長者而已

山陰陸氏曰上拂髦拂髦未冠笄之事不言綦屨童子不屨絢容膏物也臭香物也言皆容上衿纓皆有容臭昧爽而朝如成人也朝韓邑始入皆昧爽而朝今言於此蓋未冠笄嫌或不能也

新安朱氏曰註言佩容臭爲迫尊者蓋爲恐身有穢氣觸尊者故佩香物也

凡內外雞初鳴咸盥漱衣服斂枕簟灑掃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孺子蚤寢晏起唯所欲食無時

鄭氏曰斂枕簟者不欲人見己褻者簟席之親身也孺子

小子又後未成人者

孔氏曰此一經總論子婦之外卑賤之人爰及僕隸之等

嚴陵方氏曰斂則收而藏之必斂枕簟則以晝夜異用故也灑埽則用水以斂塵而去之室堂及庭則自內以及外也布席則所以待尊者之行事各從其事若女服事於內男服事於外之類是矣蚤寢則未與乎日入之夕起晏則未與乎昧爽之朝唯所欲食無時則以弱而未勝其制節且養之不可不備也

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而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也慈愛敬進之日出乃從事食祿不免農也

鄭氏曰異宮崇敬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命士以上事親異於命士以下之禮

伊川程氏曰父子異宮爲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異宮猶今有逐位非如異居也

橫渠張氏曰古者有東宮西宮有南宮北宮異宮而同財此禮亦可行古人慮遠目下雖似相疏其實如此乃能久相親蓋數十百口之家自是飲食衣服難爲得一故大庖則同之小庖則異之不爲害又異宮乃容子得申其私所以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古之人曲盡人情必也同宮有叔父伯父則爲子者何以獨厚於其父爲父者又烏得而當之

長樂劉氏曰命士以上有祿矣故父子皆異宮焉昧爽而朝者以其憂國而不專於養也乃後羣子而朝夫孝愛其親者弗崇虛敬也必有旨美甘滑之養以申其慈愛之誠焉故曰慈以旨甘也日出而退各從其事者夙興以事其

親辨色以趨於職日入以夕其親遂視晚膳焉不有旨甘以達其慈則曷異於無祿也

嚴陵方氏曰尊卑之際辨則敬同則褻故父子坐不同席居必異宮所以致其敬也然則貴者其禮宜詳賤者其禮宜略故由命士以上然後父子異宮也周禮典命子男之士不命則士固有不命者矣朝見曰朝夕見曰夕昧爽而朝則晨省之禮也日入而夕則昏定之禮也

山陰陸氏曰言慈不言孝養以旨甘是慈也非孝也故曰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東萊呂氏曰慈以旨甘雖有八珍之味嗟來而與則食之何甘疏食菜羹進之以禮顏色和悅則食之者自覺甘美此所謂慈以旨甘

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



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簟縣衾篋枕斂簟而襡之

鄭氏曰將衽謂更卧處襡韜也須卧乃敷之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父母舅姑將坐將卧奉席之禮及親起斂枕簟等蚤旦親起侍御之人則奉舉其几以進尊者使憑之斂此所卧在下之席與上襡身之簟又縣其所卧之衾以篋貯所卧之枕簟既襡身恐其穢污故以襡韜藏之

席則否

長樂劉氏曰此以下至共帥時總論凡事父母舅姑之禮鄉遂五家之長簡職其民而教之者此其定範也文王用之以正其民之性命遂有天下以興王業用是道也周官法令之書提其大綱耳經而紀之其在此乎謂侍父母舅姑行遊於所至其將至也則長者奉席而前請欲何鄉也將憩而卧於它所則長者奉席而前請衽欲何趾也不敢

斥言其首敬之至也坐卧所以安老而優尊也而席爲之主羣子婦不敢專必讓於長者上下之分禮宜然也御者舉凡斂席與簟縣衾篋枕斂簟而襆之者謂坐之將起寢之將興也凡席之徹衾枕之斂則賤者尸之不必子婦也東萊呂氏曰父母將坐奉席請何鄉坐位自有常處必問鄉者示不敢專之意

嚴陵方氏曰衽卧席也別言之則坐者爲席卧者爲衽合言之則衽亦席

山陰陸氏曰少者執牀與坐侍者舉几則父母舅姑興矣子婦斂襆以是爲節說文云牀安身之坐者至於奉坐則席縣衾斂衾而縣衾篋枕斂枕而篋之

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杖屨祇敬之勿敢近敦牟卮匜非餕莫敢用與恒食飲非餕莫之敢飲食

鄭氏曰傳移也牟讀曰整卮匜酒漿器敦牟黍稷器餕乃用之恒常也旦夕之常食餕乃食之

孔氏曰此一節論父母舅姑所服用之物子婦不得輒用所恒飲食之餕不得輒食衣衾簟席枕几侍御之人停貯常處子婦不得輒傳移嚮他處杖屨是尊者服御之重彌須恭敬故云祇敬之勿敢偪近也敦則周禮有玉敦今之杯盂也隱義曰整土釜也今以木爲器象土釜之形卮酒器匜盛水漿之器信二十三年左傳懷嬴奉匜沃盥是也與及也接上敦牟之文非但不敢用及父母常食飲食非因餕時莫敢飲食

嚴陵方氏曰敦牟四者固不敢用至於餕之時亦或用焉與讀如預恒食飲謂日常所食飲也非餕莫敢飲食者不敢先尊者擅飲食故也

慶源輔氏曰凡此所以養其孝心也孝人心之所固有後世禮教不明日就銷鑠有不自知者矣若夫動容周旋中禮者則又成德者之事也

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餕既食恒餕父没母存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餕如初旨甘柔滑孺子餕

鄭氏曰子婦佐餕婦皆與夫餕也既食恒餕每食餕而盡之未有原也御食侍食也謂長子侍母食也侍食者不餕其婦猶皆餕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父母之食子婦餕餘之禮子婦者長子及長子之婦食必須盡以父母食不能盡故子婦佐助餕食之使盡勿使有餘而再設也羣子婦謂冢丁之衆弟婦也如初者如上父母在子婦佐餕之禮

山陰陸氏曰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則所謂朝踐蓋在此時然則朝佐餕朝踐之餘也朝踐蚤矣容後或食既食恒餕言父母既食子婦餕之其謂之恒餕則著以其美者孺子餕故也言羣子婦佐餕不言冢婦冢婦不與也蓋舅没則姑老冢婦代政矣上言子婦此言孺子相備也旨甘柔滑盛矣

慶源輔氏曰食須盡親或餘而子餕之其意遠矣推而至於堂構播穫皆此物也末有原特一事耳父没母存食則獨矣恐母心之傷也故冢子御食焉御侍也言御至矣羣子婦佐餕如初然後可以至於無窮旨甘柔滑孺子餕者所以慈幼也養老慈幼於是爲至

嚴陵方氏曰旨甘柔滑老幼之所宜食故父母食之孺子餕之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愼齊升降出

入揖遊不敢噦噫噦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洟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撅褻衣衾不見裏父母唾洟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漱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潘請醊足垢燂湯請洗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

鄭氏曰慎齋莊也睇傾視也易曰明夷睇于左股襲謂重衣也不有敬事不敢袒裼父黨無容也撅揭衣也褻衣衾不見裏爲其可穢父母唾洟不見輒刷去之也手曰漱足曰澣和漬也綻猶解也潘米瀾也共猶皆也帥循也時是也禮皆如是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事父母舅姑在尊者之所畏敬之法并論漱澣沐浴并明少事長賤事貴如事父母舅姑不涉不撅者於尊所不因涉水不敢揭衣冠帶既尊故以手漱之用力淺也衣裳卑以足澣之用力深也此據士故冠帶得漱晏子是大夫故譏其澣衣濯冠也曲禮曰不漱裳是裳示漱此漱澣對文爲例耳

嚴陵方氏曰唯者下順上之詞應以唯則無諾也周旋者周回而旋轉也揖遊者揖讓而遊息也不爲人僞之謂慎不以物貳之謂齋胃受疾而爲噦心受疾而爲噫噫欠伸見曲禮解跛倚見禮器解唾而爲咳氣行遽而爲噦噫噦咳則聲爲不恭欠伸跛倚睇視口津也洟鼻液也噦噫則聲貌俱爲不恭矣故每不敢爲也寒則不敢襲癢不敢搔則不敢適已之便故也且子之於親也衣而寒燠則問之體之苛癢則搔之而於己則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以至父母之涕唾不見而已則唾洟不敢其所以愛親之心可謂至矣王藻曰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

也充美也充美則敬在內見美則敬在外內心也外事也父子之間敬在心而已故曰不有敬事不敢祖褐經言父黨無容示以是也非涉水則不敢揭衣惡其褻也曲禮言暑毋褰裳示謂是矣褻衣衾者服而不釋與禮服異爲褻而不敬故謂之褻不見裏則爲其可穢故也父母唾洟不見致其潔也漱若曲禮漱裳之漱漱若禮器漱衣之漱醊面以潘貴其滑也

慶源輔氏曰應唯無二志也敬對無隱情也進退敬齊無不敬也非精神篤志何以及此應以唯敬矣對以敬忠矣唯誠故敏故忠至於進退周旋慎齊誠之至也誠身所以悅親而敬親所以敬身也祖褐撅衣恐親之心不安也唯不得已而後爲之耳父母唾洟不見人情所不欲見也請漱漱請補綴請則容有不許然必先備灰與箴而後請敬之至也簡者爲之則必得請而後備矣沐不言請省文也循是而行之固無有不至者矣

新安朱氏曰不有敬事不敢祖褐不涉不撅此三句文義一樣古註誤作兩段解言尊長之前有敬事方敢祖褐敬事如習射之類射而祖褐乃爲敬若非敬事而以勞倦祖褐則是不敬唯涉水而後撅若不涉而撅則爲不敬如云勞毋祖暑毋褰裳若非涉水雖盛暑示不敢祖唯涉水乃可褰裳若非敬事雖橫渠張氏曰請醊請浴之類雖古人孝謹第恐示不如是之煩時有請焉耳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后取之外內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

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
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鄭氏曰男不言內女不言外謂事業之次序祭嚴喪遽授
器不嫌也眞停地也湢浴室也嘯讀爲叱叱嫌有隱使也
擁猶障也男子由右地道尊右也
孔氏曰此經論男子女子殊別之宜祭是嚴敬之處喪是
促遽之所於此之時不嫌男女有淫耶之意故得相授器
也嘯是自嘯叱是叱人經言不嘯與不指連文指既指物
明嘯是叱人若其常事以語言處分是顯使人也如有姦
私恐人知聞不以言語但諷叱而已是幽隱而使故云叱
嫌有隱使也
長樂劉氏曰此經皆鄉遂教男女敬別防微之道故男者
學業於外志於四方者也不當與知內政復何言哉女者
正潔於內志於四德者也不當與知外政亦何言哉言則
亂於先王正家之法矣非喪祭之嚴且敬也無急事不相
授器焉其相授也女則用筐否則眞之於地外內不共井
嫌同汲也不共湢浴嫌相褻也不通寢席嫌相親也不通
乞假嫌往來也不通衣裳惡淆雜也內言不出惡交於外
也外言不入惡交於內也禮當入內嘯歌則涉乎耶也指
目則涉乎覘也有燭則行夜有不可得而已也無燭則止
行則涉於不明也道路之法其右以行男子其左以行女
子古之道也文王用是以教其民故桃夭之詩歌其男女
以正昏姻以時也漢廣之詩歌其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
思犯禮者也汝墳之詩歌其婦人能勉君子以正也苟非
敬則防微之道習以成性風以成俗其能然乎
嚴陵方氏曰女受以箠則男所受可知言女受而不及男

者受陰事女以受爲正故也眞謂定之於地也以於地故坐眞之坐示跪也與曲禮言坐而遷之同義周官九夫爲井則同井而飲此言外內不共井者外雖夫之所同內則婦之所獨故也言外內則男女在其中矣而於衰裳特言男女者以男女之衣裳異制尤所不可通故也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與曲禮所言同擁蔽其面者惡外有所褻也慶源輔氏曰內外異事男女異職非祭非喪不相授器者祭嚴則不嫌喪遽有不暇其相授則女授以篚其無篚則坐眞而後取惟當時所授受必如此故於喪祭有不暇也井溫一定故言不共寢席衣衾可移易故言不通外內泛也男女切也無燭則止自防者至矣

山陰陸氏曰詩曰遵彼微行雖閭閻婦女尚知屏避如此微行牆下微步之徑也

新安朱氏曰有問避嫌是否荅曰合避處豈可不避如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豈可不避如男女授受不親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皆是合避處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之雖不耆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代之已雖弗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之

鄭氏曰勿逆勿怠恐恃其孝敬之愛或時違解也嘗而待待後命而去服而待待後命釋藏也加之事人代之已弗欲謂難其妨己業也姑與之姑使之姑且也遠歎怨於勞事

孔氏曰此一節論子婦事父母舅姑受飲食衣服之事子孝於父母婦敬於舅姑或恐倚恃孝敬之心違逆其命意有怠惰其身故戒令勿逆勿怠也尊者以飲食與已已雖

不愛必且嘗之待尊者後命令已去之而後去之尊者加
己衣服已雖不欲必且服之待後命而藏去之尊者加己
以事業事業欲成尊者又使人代己此事既嚮成不欲他
人代己而難其妨己之業且與代己者之事而且使代己
者爲之待代己者休解而後復本事業於己身也
嚴陵方氏曰唯孝故能於命勿逆唯敬故能於命勿怠勿
逆則以順受之故也勿怠則以勤行之故也若必嘗而待
必服而待則順受其命可知若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
之則勤行其命可知此謂不可變節以傷尊者乎日慈
新安朱氏曰勿逆勿怠此謂不可變節以傷尊者乎日慈
愛之心也
東萊呂氏曰既孝敬矣何必戒其逆怠蓋不孝不敬之人
固不足責其逆怠惟孝敬之人事親至於與親相忘則慢

心易生恐或至於逆怠故在所戒
慶源輔氏曰父母舅姑之命或有未便而不能委曲將順
之而遽逆之而遂怠焉猶未能盡愛敬之道也必如後所
言然後可既加之事又使人代之己雖不欲人代己然不
叫不順父母之命故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之者終以
身親之也是之謂勿逆勿怠
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子婦未孝
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不可怒子教婦
出而不表禮焉
鄭氏曰寧數休之不可愛此而移苦於彼也庸之言用也
怒譴責也表猶明也猶爲之隱不明其犯禮之過也
孔氏曰此論尊者接待卑者之禮子婦有辛苦勤勞之事
父母舅姑素雖甚愛此勤勞之子婦且緩縱之寧可數數

休息此所愛子婦不可移此勤勞於他不愛之子婦也不可怒謂雖責怒之而不從命者子被放逐婦被出棄猶爲之隱也

嚴陵方氏曰子婦有勤勞之事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則彼共爲子婦之職而吾不可以愛故奪之也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則爲傷恩故也

慶源輔氏曰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勤勞之事若遽止之是姑息之愛也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而康而色皇極之道也載色載笑魯侯之德也是皆有父母之心也子婦放逐不得已也不表禮焉是猶有不忍之心也

東萊呂氏曰明言其惡而出之之謂表父母靈子之心舅姑待婦之禮雖彼有過猶欲遮護故放出而不明言其所以過



金華應氏曰自子婦孝者敬者而下勉子婦之孝於父母舅姑也自子婦有勤勞之事而下勉父母舅姑之慈於子婦也兩者交盡其道而孝慈之懽交結而不可解矣父母舅姑之命或未盡合乎理惟當順焉而不逆或不克堪其勞惟當勉焉而勿怠味偶不甘而必嘗衣偶不稱而必服徐而待之則親知其果非所安而不可強也加已以事而又代之以人已勿吝而不付示姑與而姑使之待夫人之果不克勝而後復之示不敢辭其難也是非故爲矯情蓋委曲以行其意雖至親之間示有不容以直遂者必如是而後無所拂也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鄭氏曰子事父母有隱無犯起猶更也子從父之令不可
謂孝周禮曰二十五家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
州五州爲鄉撻擊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父母有過子諫諍之禮犯顏而諫使父
母不說其罪輕畏懼不諫使父母得罪於鄉黨州閭其罪
重二者之間寧可孰諫謂純孰殷勤而諫若物之成孰然
東萊呂氏曰下氣怡色柔聲此六字非特事父母當然凡
處已待人能體此六字則見孔子鄉黨氣象起敬起孝蓋
我孝敬之心無間斷隨過隨起故雖父母不從吾諫至於
怒至於撻之流血亦起敬起孝常自若起非起止之起只
是過捺不住
嚴陵方氏曰前言怡聲此言怡色前言柔色此言柔聲則
聲色皆欲柔而怡也起敬起孝言孝敬之心有加而無已



也說則復諫圻記所謂微諫不倦是矣子從親之令不可
爲孝故寧孰諫孰則不暴孔子所謂事父母幾諫者此也
上言鄉黨州閭者與曲禮言稱其孝同意撻之至於流血
猶不敢疾怨而況其餘乎自非孝敬之至何以及此故每
言起敬起孝焉
馬氏曰孟子云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
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荀子曰可
以從而不從是不子也未可以從而從是不衷也不子不
孝也不衷亦不孝也夫明乎從不從之義而以恭行之然
後可以諫明乎怨不怨之理而以愛守之然後可以怨故
孔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父母
有過下氣怡聲以諫所謂幾諫也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所
謂見志不從又敬不違也不敢疾怨所謂勞而不怨也然

則小弁何以怨傳云非所怨不怨則怨出於親之也父子天性也而不若柳蜩淵葦之循其自然之理此其所以若窮人之反歸而不知所届也

建安眞氏曰起者悚然興起之意孰者反復純孰之謂不諫是陷其親於不義得罪於州里等而上之諸侯而不諫則使其親得罪於國人天子而不諫則使其親得罪於天下是以寧孰諫也怒而撻之猶不敢怨況下於此者乎諫不入起敬起孝諫而怒示起敬起孝敬孝之外豈容有他念哉豈容一息忘哉是說也聖人著之論語矣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事親者當合二書而思焉

慶源輔氏曰下氣怡色柔聲所以自牧也起敬起孝所以自策也自牧則無戾心自策則無倦意諫而父母不悅非己之罪也不諫而鄉閭責焉則己之罪也

山陰陸氏曰事若小弁雖怨可也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母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鄭氏曰婢子所通賤人之子由自也宜猶善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父母有婢子庶子庶孫父母所愛己亦愛之并明己有妻妾彼父母之所愛己亦當愛之由衣服飲食由執事爲自己所愛妾衣服飲食及執事也宜其妻者謂與之相善出謂出去案大戴禮婦有七出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妒去有惡疾去口多言去竊盜去不順父母爲逆德也無子爲其絕世淫爲亂族妒爲亂家有惡疾

爲其不可共粢盛也口多言爲其離親竊盜爲其反義婦有三不去有所受無所歸不去曾經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

嚴陵方氏曰婢子婢之子也與曲禮自稱曰婢子異矣執事所執之事也事有難易勞逸故也於父母所愛之人猶若是況父母之身乎父母沒猶不衰況父母之存乎桃夭言宜其室家則夫婦之際欲其相宜而已故此言宜與不宜凡以愛憎在父母而未嘗在己故也

慶源輔氏曰吾親有存沒吾心無遷改吾之姪視吾之兄弟姪與妻則有間焉故易其辭曰雖父母沒不衰然不以親之有沒貳其心則一也



山陰陸氏曰言沒身不衰妻也即妾雖父母沒衰可也

金華應氏曰婢子賤微而可遺庶孽賤微而可忽然父母有所鍾愛焉非特加愛而又當加敬可也然婢子父母之所使令庶孽父母之所生育是固所當聽命至於妻妾之切近吾身者而亦不敢不聽焉妾雖吾所甚愛不敢與父母所愛者敵妻雖吾所甚宜不敢以父母不悅而留苟父母以爲善子之情雖替而夫婦之禮不可不行也夫婢子父母之所使令庶孽父母之所生育是猶易以順聽妻妾吾所親暱示唯父母是聽知有親而不知有己也父母沒而不衰蓋雖沒而念之愈深則其敬與愛宜其不衰也





後學　成德　校訂

禮記集說卷第七十

父母雖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鄭氏曰貽遺也果決也

嚴陵方氏曰將者萌其始之謂果者成其終之謂君子之心將有爲也不必盡善以能有所思故不善終不成焉小人之心將有爲也非盡不善以不能有所思故善終不成焉然則善不善亦在乎思不思果不果之間而已

慶源輔氏曰檀弓曰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於此可見也曾子曰五者不遂戕及其親敢不敬乎又曰父母既沒當謹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

曼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於冢婦曼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曼姑若使介婦毋敢

敵耦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

鄭氏曰姑老謂傳家事於長婦也必請於姑者婦雖受傳猶不敢專行也介婦衆婦也請於冢婦以其代姑之事毋怠者雖有勤勞不敢懈倦也不友無禮於介婦者衆婦無禮冢婦不友之也善兄弟爲友娣姒猶兄弟也毋敢敵耦雖有勤勞不敢掉磬也命爲使令皆下冢婦也

孔氏曰自此至后與之一節論婦事舅姑之禮并明冢婦介婦相與之節又明婦有私親賜之美物當獻於舅姑也

若舅姑未沒年七十以上傳家事於長子其婦亦從夫知家事也若舅沒姑未老則其婦不得專知家事故經云姑老不友無禮於介婦者以衆婦無禮故冢婦疏薄之若冢婦無禮衆婦當友之以適婦尊故也北海人謂相激之事爲掉磬介婦不敢與冢婦並有教令之命下冢婦也

嚴陵方氏曰婦人以從人爲事故冢子之妻謂之冢婦之宗子之妻謂之宗婦也舅姑使冢婦毋怠者不以居長而敢自怠也毋敢敵耦言事之勞逸不敢與冢婦均也不敢並行並坐亦毋敢敵耦之事也

慶源輔氏曰舅沒則姑老不以年計之也有婦則可以傳家事矣然至於祭祀賓客禮之大者亦必請命於姑然後從事夫然後婦姑各得其宜介婦不敢敵耦於冢婦必如是而後冢婦之志行而家事宜矣

新安朱氏曰不友無禮於介婦此句之義未詳註說恐未然也或疑友當作敢

江陵項氏曰不友無禮於介婦當連上下文讀之上文云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言舅姑若任使冢婦

家婦毋得以尊自怠而凌辱衆婦令其代己也不友謂煩虐之無禮謂麾叱之怠也不友也無禮也三者皆當以毋字統之下文云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家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亦謂不得恃舅姑之使令而傲家婦也兩節皆主使令言之

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蓋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之婦蓄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后與之

鄭氏曰婦侍舅姑者也故不命適私室不敢退不敢專行故大小必請於舅姑家事統於尊故無私貨私畜私器私假私與或賜之者謂私親兄弟藏以待之待舅姑之之也



不得命者不見許也

孔氏曰若舅姑不之私親兄弟既貧將欲以物與之不敢別請其財則必於舅姑處復請其故賜所藏之物舅姑既許然後取而與之

嚴陵方氏曰私室即婦室也其視舅姑之室若公所故也舅沒冢婦唯祭祀賓客之事則請於姑爾其餘則否也子婦無私貨以至不敢私與以家事統於尊故也菹蘭皆香草也而獻諸舅姑者不敢私受人故也請其故賜而後與之者不敢私與人故也

慶源輔氏曰姑嚴則婦賢凡此非特舅姑之便其侍乃所以成婦之德也有事則私事大小也必請於舅姑無所隱也私貨謂不請於舅姑而專有之者喜如新受賜人以予己己得以獻諸舅姑其喜一也始也人賜之今也親賜之

又藏以待乏其心終一於舅姑也必請其故賜非誠於無
私畜不私與者不能如此也

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
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
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
子之門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
者於宗子夫婦皆齊而宗敬焉終事而后敢私祭

鄭氏曰祇敬也宗大宗以寡約入謂入宗子家猶若也非
所獻謂非宗子之爵所當服也加猶高也獻其賢者賢猶
善也夫婦皆齊當助祭於宗子之家也私祭祭其祖禰

孔氏曰此一節論族人敬事宗子之禮適子謂父及祖之
適子是小宗也庶子謂大宗子宗婦謂
大宗子之婦也言小宗子及庶子等敬事大宗子及宗婦



也歸謂歸遺也子弟若有功德被尊上歸遺衣服裘衾車
馬則必獻其善者於宗子富則具二牲其善者獻宗子使
祭之不善者私用自祭也大宗子將祭之時小宗夫婦皆
齊戒以助祭於大宗以加敬焉大宗終竟祭事而后敢私
祭祖禰此文雖主事大宗子其大宗之外事小宗子者亦
然

嚴陵方氏曰大傳曰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則祇事
宗子宗婦乃所以嚴宗廟而已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
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者不敢以支臨宗也
加於父兄宗族與獻子加於人一等之加同蓋彼賤而我
貴彼貧而我富而我以貴富服御入其門則是以貴富而
加賤貧也終事而後敢私祭者蓋宗之親爲正統己之親
爲旁出也正統之有祭公義也旁出之有祭私恩也終宗

子之事而後敢私祭則是不以旁出先正統不以私恩勝公義也

山陰陸氏曰子弟猶歸句言適子庶子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以寡約入雖子弟猶歸其家也其器衣服衾衾車馬雖無貴富所有然以必獻其上者於宗子慶源輔氏曰不以貴富入宗子家此不專爲宗子於父兄宗族皆不可也前言人事而後言鬼事於鬼事而如此然後爲至者其所以敬宗子者當如此則宗子之所以自處者當如何

橫渠張氏曰禮者祭畢然後敢私祭焉謂如父有二子幼子欲祭父來兄家祭之此是私祭祖有諸孫適長孫已祭諸孫來祭者祭於長孫之家此是公祭祭祖則爲公祭對祖而言則祭父爲私祭其他推此皆然

藍田呂氏曰宗子既祭其祖禰其支子不得別祭所以嚴宗廟合族屬故曰庶子不祭祖與禰明其宗也若己爲崇子而弟有子其弟既死其子欲祭其父必從祖祔食祭於宗子之家乎將就其宮而祭使其子自主之乎從祖祔食祭於宗子之家止謂殤與無後蓋殤與無後必宗子主之爲可若有後者亦使宗子主之則子有不得事其父矣傳曰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故兄弟生而異宮所以盡子之私養及其沒也反不得主其祭於義可乎蓋異宮者必祭於其宮而其子主祭也必告於宗子而後行不得而專亦所以明其宗也宗子有祭必先與焉卒祭而後祭其父故曰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又曰終事而後敢私祭若非異宮則禮有所不得伸則雖祔食於祖廟亦可以安所謂不得已焉者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不祭禰明其

宗也

長樂陳氏曰大夫士有常宗左傳曰大夫有貳宗蓋由士以上莫不知尊祖禰知尊祖禰則尊者嘗宗當其為宗則宗子統族人於外主婦統族婦於內死雖殤也必喪以成人齒雖七十也主婦不闕居雖異邦也正祭不可舉妻死雖母在也禫不可屈尊與出嫁者不敢降其服賢者不敢干其任貴者不敢擅其祭衆車徒不敢以入其門凡以尊正統而一人之情也唯其疾與不宵然後易之故史朝言孟孫繫非人也將不列於宗賀循言姦面淫亂則告廟而立其次凡此特義之權耳非其所得已者也方周之盛時宗族之法行故常棣行葦之美作於上角弓翅弁之刺不聞於下以此治國而國有倫以此繫民而民不散則宗子之於天下豈小補哉及秦用商君之法富民有子則分居貧民有子則出贅由是其流及上雖王公大人亦莫知有敬宗之道浸淫後世襲以為俗而時君所以統馭之者特服紀之律而已間有糾合宗族一再傳而不散者則人異之以為義門此名生於不足歟禮書

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稌膳膚腳膮臐醢牛炙醢牛胾羊炙羊胾載菹豕胾載芥醬魚膾雉兔鶉鷃

鄭氏曰飯目諸飯也黍黃黍也孰穫曰稻生穫曰稌膳目諸膳也此上大夫之禮庶羞二十豆以公食大夫禮饌校之則鹿牛炙間不得有醢醢衍字又以鷃為鴽孔氏曰自此至薑桂一節總論飯飲膳羞調和之宜又明四時膳食所用并明善惡治擇之等顯貴賤所食之別此飯之所載凡有六種下云白黍則上黍是黃黍也下云黃粱則上粱是白粱也案玉藻諸侯朝食四簋黍稷稻粱天

子乃加以麥芥爲六膳豆上所盛羹膳謂羹與胾醢之屬
案公食大夫禮文二十豆者腳一謂牛臛也膷二謂羊臛
也臐三謂豕臛也牛炙四炙牛肉也此四物共爲一行最
在於北從西爲始醢五謂肉醬也牛胾六謂切牛肉醢七
牛膾八此四物爲第二行陳之從東爲始羊炙九羊胾十
醢十一豕炙十二此四物爲第三行陳之從西爲始醢十
三豕胾十四芥醬十五魚膾十六此四物爲第四行陳之
從東爲始以上十六豆是下大夫禮也雉十七兔十八鶉
十九鷃二十此四物爲第五行陳之從西爲始此是上夫
夫所加二十豆李巡云鴽鵪　熊氏曰此經醢文承牛羊
之下則是牛肉羊肉之醢以其庶羞故得用三牲爲醢若
其正羞則不得用三牲故醢人職無三牲之醢也
嚴陵方氏曰飯者食之本然制造之齊無他焉及其生孰



之而已自黍稷而下皆言其杪也牛曰腳鄉也土畜也羊
曰膷熏也火畜也豕曰臐臭也水畜也皆以其氣臭名之醢胾
膾炙並見曲禮解
山陰陸氏曰案膳所陳二十豆應公食上大夫之禮則所
謂飯亦大夫禮五齊舉一三酒舉二六飯具舉羞籩舉餌
羞豆舉酏薦籩舉三薦豆舉四或層出或間具或卜下舉
亦或舉中焉蓋禮有不可勝言也此物醜類使從可知而
已熟穫曰稻若今晚稻生穫曰穭若今早稻早稻食之而
已晚稻耐收故說文云稻晚粱也穭早孰穀也飲與酒以
養陽氣名之食與飯以養陰氣名之羊變羶言膷豕變臊
言臐則以腥羶有不可食故也據羊泠毛而毳羶豕望視
而交睫腥云醢目諸醢也內有非醢以醢該之鄭氏謂牛
臐牛炙間不得有醢醢衍字疑非衍若脯羹雞羹從麥食

不貴非食也牛炙醢醢所以食炙牛胾醢醢所以食胾牛胾不言醢蒙上醢也炙牛肉也胾大肉也胾腥肉也羊炙羊胾同醢下於牛也炙炙牛肉也胾大肉也羊胾中醢變於羊也魚膾上芥醬變於炙也

鄭于珍

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或以酏爲醴黍酏漿水醷濫酒清白羞糗餌粉酏

鄭氏曰飲目諸飲也重陪也糟醇也清沛也致飲有醇者有沛者陪設之也以酏爲醴釀粥爲醴也黍酏酏粥也漿酢截也水者清新也醷梅漿濫以諸和水也以周禮六飲校之則濫涼也紀苔之閒名諸爲濫酒目諸酒也白事酒昔酒也羞目諸羞也糗擣熬穀也以爲粉餌與羹此記似脫周禮羞籩之實糗餌粉羞羞豆之實酏食糝食此酏當爲餈以稻米與狼臅膏爲餈是也

孔氏曰此稻黍粱三醴各有清糟以清糟相配重設故云重醴案周禮漿人共王之六飲有水漿醴涼醫酏不云糟也共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清醴醫酏糟註云三物有清有糟夫人不體王得備之若后之致飲于賓客有糟無清故酒正共后之致飲亦如之王同體屈也案漿人六飲有涼今寒粥醴醫酏不清者與王同體屈也案漿人六飲有涼今寒粥若糗飯雜水也康成以涼與濫是一物矣則此以諸和水謂以諸雜糗飯之屬和水也諸者衆雜之辭案漿人六飲一曰水則此經水一也二曰漿則此經漿一也三曰醴則此經重醴一也但用清耳四曰涼則此經濫一也五曰醫則此經或以酏爲醴則一也六曰酏則此經黍酏一也除六飲之外此經別有醷也若鄭司農之意醷與醫爲一物即以酏爲醴者非康成義也鄭氏知醷爲梅漿者見下文云

謂之以醯醢及若醢醯則醷是醢之類也又云獸用梅故知是梅漿也清白者清謂清酒白謂事酒昔酒二酒俱白故以一白標之配清酒則爲三酒此無五齊者五齊是祭祀獻神所飲非人常用故也糗餌粉酏者案周禮註云合蒸曰餌餅之曰餈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爲之糗者擣粉熬大豆爲餌餈之黏著故以粉糗搏之周禮酏食共糝食文連則酏是糝之般類此内則作糝與餛故云此酏當爲餛若其黍酏非膳羞所用且餛雖雜以狼臅膏亦粥之般類也

山陰陸氏曰有清有糟以諸侯之禮天子用清大夫以下用糟醴酏也可作酒醴酏焉則已矣漿汁滓相漿水而已醷即所謂醫濫即所謂涼涼一名濫濫言功愧於醫其備六飲之數濫矣清清酒也石今煮酒白事酒昔酒蓍今生酒



糗餌籩人所謂糗餌粉酏醢人所謂酏食言糗餌則餈可知言粉酏則糝可知四者謂之羞則以甚美故也

食蝸醢而芥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折秦犬羹兔羹和糝不蓼濡豚包苦實蓼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鼈醢醬實蓼腶脩蚳醢脯羹兔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桃諸梅諸卵鹽

鄭氏曰食目人君燕食所用也凡羹齊宜五味之和米屑之糝蓼則不矣芥彫胡也稌稻也此脯所謂析乾牛羊肉也凡濡謂烹之以汁和也苦苦荼也以包豚殺其氣卵讀爲鯤鯤魚子或作擸擸也腶脩捶脯施薑桂也蚳蚔蜉子也自蝸醢而下二十六物似皆人君燕食所食也其饌則亂膚切肉也膚或作胖卵鹽大鹽也

孔氏曰此一節總明人君燕食所用以蝸爲醢以菰米爲

飯以雉爲羹三者味相宜以麥爲飯析脯爲羹又以雞爲羹此三者亦味相宜細析稻米爲飯以犬兔爲羹此三者亦味相宜也此等之羹宜以五味調和米屑爲糝不須加蔘故云和糝不蔘濡謂烹煮以其汁調和濡豚包苦者謂包裹豚肉以苦菜殺其惡氣濡雞醢醬者謂加之以醢及醬濡魚卵醬者謂濡烹其魚卵謂魚子以魚子爲醬濡鼈醢醬者謂烹其鼈加醢及醬四者皆破開其腹實蓼於其腹中又更縫而合之腶脩者謂腶脯也言食腶脯之時以蚳醢配之脯羹兎醢者即上析脯爲羹以兎醢配之麋膚魚醢者謂麋膚食之以魚醢配之麋腥醢醬者腥謂生肉食麋生肉之時還以麋醢配之桃諸梅諸卵醢者言食桃諸梅諸之時以卵醢和之諸菹也謂桃菹梅菹即今之藏桃藏梅也欲藏之時必先稍乾之故周禮凡之乾

案周禮諸侯相食皆鼎簋十有二其正饌與此不同其食臣下則公食大夫禮與此又異故疑是人君燕食也案上陳庶羞依牲大小先後此則不依牲之次第是上下雜亂故鄭註云其饌則亂也　皇氏曰蝸一也芥食二也雉羹三也麥食四也脯羹五也雞羹六也析稊七也犬羹八也兎羹九也濡豚十也濡雞十一也濡魚十二也濡鼈十三也自此以上醢與醬皆和調濡漬雞豚之屬爲他物而設之故不數自此以下醢及醬各自爲物但相配而食故數之腶脩十四也蚳醢十五也脯羹重出兎醢十六也麋膚十七也魚膾十九也芥醬二十也雉羹二十一也醢二十二也醬二十三也桃諸二十四也梅諸二十五也卵鹽二十六也

長樂劉氏曰二十有六物士庶不可得而備之也偶其有

者則如此法以制之凡爲人子婦者預當知之以敬於祭祀則鬼神享之以奉於燕飲則賓客樂之以饌於尊親則衰病宜之其在敎也爲婦功焉聖人所以致婦女於孝敬惜衰老於充肥者其道如是也

嚴陵方氏曰蝸蝸牛也其殼圌而首有角故也其肉可以爲醢故周官醢人共之以授醢人也芯即周官六穀之芯也脯羹謂乾三牲之肉以爲羹也和糝不蓼謂既和之以糝則不加蓼也蓼味辛或用或否則以其性味各有所宜故也濡豚猶曲禮所謂濡肉蓋和之以涪者醢醬謂和濡雞之類以醢醬也食之主無時而不食故曰蝸醢而山陰陸氏曰蝸醢醬也卵醬魚子醬也

芯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折稌犬羹兔羹而屬下之詞即言蝸醢芯食雉羹嫌下折稌麥食不蒙也服鍛煉之使精

脩脩節之使雅

凡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芯

鄭氏曰飯宜溫羹宜熱醬宜涼飲宜寒多酸多苦多辛多鹹多其時味以養氣也牛宜稌以下言其氣味相成

孔氏曰依經方云春不食酸夏不食苦秋不食辛冬不食鹹四時各減其時味與鄭註不同者經方所云謂時氣壯者減其時味以殺盛氣此經所云食以養人恐虛氣故多其時味以養氣也此云牛宜稌犬宜粱而上云折稌用犬羹者此據尊者正食上據人君燕食以滋味爲美故也

長樂劉氏曰飯食欲温故比春時羹汁宜熟故比夏時醬齊欲涼故比秋時飲齊欲冷故比冬時由是以飲食老者

則易化而難傷矣春夏秋冬五行之氣也天地之化品彙聖人順天地而養萬民者也欲其飲食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所以參配四時長養五臟之氣以助乎五行也調以滑甘者四時仰土以成其能也此經所以養老而補病扶衰故經方之減者以少壯言也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菰皆其飯尤相宜也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菰皆其類也豈獨於味爲宜實亦於人有補焉周官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而曰凡會膳食之宜以此又曰凡君子之食恒放焉則食飲膳羞醬珍之法備用於王而士庶君子之食庸得以放之此大司徒得以取而施諸教治以成人子養親之全德也

嚴陵方氏曰齊與土制遲速異齊之齊同視與五嶽視三公之視同且氣之溫涼寒熱莫不異宜味之酸苦辛鹹莫不異等雖則不齊然因時適宜以辨其等未始不齊也故謂之齊食齊則黍稷稌粱之類是也醬齊則醯醢麋菹之類是也飲齊則水漿醴涼之類是也可否相濟謂之和此言五味六和之所和也故以凡和該之酸所以養骨苦所以養氣辛所以養筋鹹所以養脉甘所以養肉肉則肌膚之所包而欲其緩滑所以養竅竅則內外之所通而欲其利蓋四時之所同然不可多也不可寡也調之使均而已故調以滑甘而利其竅緩其肉焉牛土畜土埶下故宜稌蓋稌利下濕者也羊火畜火炎上故宜黍蓋黍利高燥者也豕能遯遯則疾故宜稷蓋稷穀之疾者也犬能守守則強故宜粱蓋粱穀之強者也鴈隨陽陽則舒而遲故宜麥蓋麥遲疾而麥遲故也魚本陰陰則柔而弱故宜菰蓋粱強而菰弱故也此皆周官會膳

食之宜也會之所以有合故各以物之性相合者爲宜焉

六牲不及雞馬見月令解

延平黃氏曰飲食所以養人而養之過卒以害人而已是故君子養德則謹言語養體則節飲食蓋五行之用不能相無五行之氣不能無過不及天有四時人有五臟六腑温涼之氣陰陽之中寒熱之氣陰陽之盛萬物得温而生育得暑而長大得涼而收斂得寒而堅實一氣不備則物受其病焉五臟亦然四齊相廢則或養其一臟而遺其四養其一腑而遺其五熱勝而病陰寒勝而病陽夫飲養陽氣則宜以温食養陰氣則宜以寒固其理也彼務愜適苟從其私不知其實害之亦淺矣春能發散而收不及焉夏能解緩而堅不及焉秋之氣收斂而不及散冬之氣堅栗而不及輭在人內有臟腑外有骨肉筋脉感其時氣無不然者一時之氣有所不及先王則過於一味以救之是故春多酸收發散也夏多苦堅解緩也秋多辛散收斂也冬多鹹輭堅栗也四味一多慮其不通焉滑所以調之甘在內則養脾在外則養肉蓋於食醫則養脾於瘍醫則養肉四行無土不可四味無甘不可此甘之所以調斂窾者氣之所由以通者也窾不利則氣窮焉此滑之所以調斂或言四時之氣各欲其強春欲木強夏欲火強秋欲金強冬欲水強其勢少弱則他氣乘之矣木爲火所乘則夏令以行爲金所乘則秋令以行爲水所乘則冬令以行春之正氣不獲以爲生焉五行之病也先王以爲五行之於四時如此則萬物之所患然則五臟之於四時可不以時致其強哉是故食醫之和春多酸則助木而強之庖人

致其所制者爲之使焉故膳膏鄭益木之強耳夏多苦所以助火而強之庖人致其所制者爲之使焉故膳膏膟膋皆然夫運火之強耳秋多辛其膳膏腥冬多鹹其膳膏羶皆然夫運四味之所養分於四臟者脾之爲物也載四行之所用均於四時者土之爲物也是故脾土屬也甘土味也寓於四味而調之所以養土養脾而後脾能運是四味以行焉然則五味之用不亦大乎四齊所眡不失其時矣四和所多不失其節矣牛羊豕犬鴈魚天産也以爲膳者也養人之精稌黍稷粱麥菽地産也以爲食者也養人之形精不足於養則氣衰形不足於養則氣殆然則膳食之養不可相廢膳食之宜不可相失食醫則又會其所宜致其所養所宜或有失焉則其所養適足以害之矣是故會牛以稌會羊以黍會豕以稷會犬以粱會鴈以麥會魚以菽夫天産



陽也有以宜陰地産陰也有以宜陽蓋天産足以養精爲氣之母地産足以養形爲氣之宅凡先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養王之欲可謂備矣無禮以節之溺志於嗜慾作陰德以爲陰邪作陽德以爲倦怠以物累其形以形累其心以心累其德則是天下致養於王者適足以累之王何以治野人邪凡齊所眡凡和所多凡會所宜節王之欲可謂備矣是故王心常清不爲物所淫王體常寧不爲物所傷然後能以義禮養人之欲焉所謂君子者其智足以君國其仁足以子民勞心治人以報野人之所養者也觀王之所養則烏可不爲己者以制其欲哉

王氏昭禹曰一氣判而爲陰陽陰陽運而爲四時春陽中而氣温夏陽盛而氣熱秋陰中而氣涼冬陰盛而氣寒則

温熱涼寒乃天地所以生成萬物者也順之則人所以安拂之則人所以厲故先王無往而不以四時爲本者其知善養之道乎夫以春爲陽中而其氣温食地産以養形形以聚氣形温則氣和而疾不作故食以温爲齊而眠春時以夏爲陽盛而其氣熱羙天産以養精精以集神精熱則神從之而不離故羙以熱爲齊而眠夏時以秋爲陰中而其氣涼醬之味醎醎所以養脉而脉輭則和醬涼則除煩熱而脉得之以輭故醬以涼爲齊而眠秋時以冬爲陰盛而其氣寒飲所以養陽氣之暴在陽濟之以寒則爲不暴故飲以寒爲齊而眠冬時然則温熱涼寒羙之所造以養萬物者也酸苦辛醎地之所化以養萬物者地人之一身與天地流通其氣味所養安可違天之所造地之所化此温熱寒涼之所御所以必順四時之氣而酸苦辛醎之所節必順四時之味矣夫春爲木陽動以散而生風風生木木之氣散而其味則收故木之味酸以春主發散則宜多酸以收之夏爲火南方陽極而生熱熱生火火之氣輭而其味則堅故火之味苦以夏主解緩則宜多苦以堅之秋爲金陰止以收而主燥燥生金金之氣收而其味則散故金之味辛以秋主摯斂則宜多辛以收之冬爲水北方陰極而生寒寒生水水之氣堅而其味則輭故水之味醎以冬主堅栗則宜多醎以輭之酸苦辛醎其味則無所加損焉以其爲五味之主而以爲之節若滑與甘則因四時生於土故也滑則所以利之甘則所以緩之唯利故能養竅唯緩故能養氣滑以利之甘以緩之正所以調之也黄帝書曰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心欲輭急食醎以輭之腎欲堅急食苦以堅之脾欲緩急食

甘以緩之亦謂是也天産以養形地産以養精皆麗乎五行之氣五行之氣有畏惡相反一有不宜則不惟不足以養形氣而疾疢且乘隙而作先王由是觀膳食之宜或以五行相尅而爲之宜或以五行同氣而爲之宜或以五行土生金而爲宜也牛土畜也稌金穀也土生金牛宜稌則以土畜也羊火畜也黍火穀也羊宜黍則以火同氣而爲宜也豕水畜也稷土穀也豕宜稷則以土尅水而爲宜也犬金畜也粱土穀也犬宜粱則以金生於土而爲宜也鴈火禽也麥木穀也鴈宜麥則以火生於木而爲宜也魚水物也菰水穀也魚宜菰則以水同氣而爲宜也物類至多不可勝言言其所常食則推類而可知矣

山陰陸氏曰牛宜稌以食黍非不可也於稌爲宜耳他倣此黍以暑而種粱以涼而收稌宜下地故謂之稌周官食用六穀鄭氏謂六穀黍稷稻粱麥菰然則有虞氏之兩敦始有黍稷夏后氏之四璉加以稻粱殷之六瑚黍稷稻粱麥菰周之八簋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稷也

春宜羔豚膳膏薤夏宜腒鱐膳膏臐秋宜犢麛膳膏臐冬宜鮮羽膳膏羶

鄭氏曰此八物四時肥美也爲其太盛煎以休廢之膏節其氣也牛膏薤犬膏臐雞膏臐羊膏羶臐乾雉也鱐乾魚也鮮生魚也羽鴈也

孔氏曰上文食齊視春時至魚宜菰皆周禮食醫之文記者載之於此論調和食飲之法此春宜羔豚一經又記庖人論四時煎和膳食之宜以王相休廢相參其味乃善春爲木王牛中央土畜春東方木木尅土木盛則土休廢用休廢之膏故用牛膏犬屬西方金夏南方火火尅金火

盛則金休廢故用犬膏也雞屬東方木秋西方金金尅木
金盛則木休廢故用雞膏也羊屬南方火冬水王水尅火
水盛則火休廢故用羊膏也周禮庖人文與此同鄭彼註
云羔豚物生而肥犢與麛物成而充腯鮪嘼熱而乾魚鴈
水涸而性定此八物者得四時之氣尤盛爲人食之弗勝
是以用休廢之脂膏煎和膳之義與此同案洪範五行傳
云思之不睿則有牛禍牛屬土也言之不從則有犬禍犬
屬金也貌之不恭則有雞禍雞屬木也視之不明則有羊
禍羊屬火也士相見禮云冬執雉夏執腒故鄭知腒爲乾
雉周禮籩人云膴鮑魚鱐與鮑相對鮑爲濕魚故知鱐
是乾魚也鱐旣爲乾魚故鮮爲生魚王制云獺祭魚然後
虞人入澤梁是冬魚成也羽族旣多而冬來可食者唯鴈
故知羽爲鴈也庖人云春行羔豚行謂行用此註云宜謂



氣味相宜其事同也
長樂劉氏曰陽氣始長羔豚將欲盛而壯也春宜食之以
助新陽膳用牛膏者欲其順而大也夏陽氣盛極宜抑之
使內堅而弗散也故食腒鱐膳以犬膏者艮爲狗能止邪
所以抑其過也秋陰方勝長陽將潛伏其在外者裒宜補
益之故牛犢鹿麛補助陽氣者也膳以雞膏者乾爲雞取
其健而有常也冬陽伏藏而陰列於外魚鴈陽物也而善
處於陰食之於時宜也膳以羊膏者兌爲羊取其內實而
外悅且澤也庖人所職應時以順陰陽之宜其膳如此
嚴陵方氏曰羔豚羊豚之小者方春品物之小故以小者
爲宜腒鱐者雉魚之乾者方夏物有餒敗之患故以乾者
爲宜也秋則物成而可嘗之時冬則物衆而可進之時故雖飛與潛者皆得以嘗之
矣

羽鳥也不曰鳥而曰羽者以有別於腥也鮮魚也不曰魚而曰鮮者以有別於鮪也雖然此止足以爲時之宜矣苟惟在臟有所不勝食之不足以爲善也故又膳之以膏焉膳膏鄰者以春木用事之時脾土有所不勝故以牛藸之土氣助養脾也夏火用事之時肺金有所不勝故必以犬臊之金氣助養肺也秋金用事之時肝木有所不勝故必以雞腥之木氣助養肝也冬水用事之時心火有所不勝故必以羊羶之火氣助養心也藸臊腥羶四者皆言其臭也然五臟獨不養腎何也蓋腎所主者水而所惡者土腎則五臟之所本而元氣屬焉土則四時之所均而津氣屬焉爲所養者既不可偏於一時又不可拘於一物夫月令中央土之祭心而不祭腎者以是而已然月令於冬時祭腎而與二時異此於冬助養心而與三時同又何也蓋彼之所祭者主五臟之形而以養其氣此之所勝者主五行之氣而以養其形以五臟爲主則一本於腎故與三時異而獨反本以祭焉以五行爲主則還相爲本故與三時同而均養所不勝而已

山陰陸氏曰方春宜養肝今助養脾方夏宜養心今助養肺可謂善矣凡所謂膳如是而後爲善膳用六牲牲天產也以作陰德是之謂善若夏宜腊鰡冬宜鮮羽是宜而已凡所謂宜如是而後爲宜周官言行此言宜者爲其宜也故行之故曰民之所未安聖人不強行

王氏昭禹曰五行之在天下日運而無所停一往一返迭盛迭衰其時可因而不可違其理可順而不可逆而人者五土之所生五行之所致養口納味養形納氣一味之不調一氣之不順則疾癘得以乘之而至故先王乘時之消

息因理之盈虛以節飲食以養性命春行羔豚秋行犢麛所以順陰陽之中氣也夏行腒鮪冬行鮮羽所以順陰陽之正氣也然陰陽之中有餘則愆不足則伏其數有消息而休王隨之其氣有盈虛而盛衰隨之不能順其所宜則失其所養不能察其有餘而助其不足則失其所輔善養者順其時之所宜則其五臟得所養察五行之有餘不足而助其休廢則其五臟得所補故均其宜而使之無過調其適而使之無不及故春則膳膏鄉夏則膳膏臊秋則膳膏腥冬則膳膏羶蓋取其衰死者之脂膏煎和之以相助也

鹿胾田豕胾麋胾鹿田豕麞皆有軒雉兔皆有芼

鄭氏曰胾皆析乾肉也軒讀爲憲憲謂藿葉切也芼謂菜釀也軒或爲胖蜩蟬也范蜂也蔆芰也棋枳棋也棋梨不臧者自牛脩以下三十一物皆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

周禮天子羞用百有二十品記者不能次錄

孔氏曰麋鹿田豕麞非但爲胾又可腥食腥食之時皆以藿葉起之而不細切故云皆有軒不言牛者牛唯可細切爲膾不宜大切爲軒雉羹兔羹皆有芼菜以和之芰菱者庾蔚云無華葉而生曰芰柅盧氏曰芰木芰也王肅云無華而實者名柅皆芰屬也則芰柅是一物也牛脩一鹿胾二田豕胾三麋胾四麞胾五麋軒六鹿軒七田豕軒八麞軒九雉芼十兔芼十一麚十二鶉十三蜩十四范十五芰柅十六蔆十七棋十八棗十九栗二十榛二十一柿二十二仄二十三桃二十四李二十五梅二十六杏二十七楂二十八梨二十九薑三十桂三十一大夫燕食有膾無胾

故知此人君燕食也案周禮籩人醢人正羞唯有棗栗榛
桃無以外雜物故知所加庶羞也
長樂劉氏曰自牛脩至此凡三十有一物四時之和氣可
以脯可以乾可以鹹可以藏以備乎老者之所欲也士庶
之力雖不得畢備有則儲之亦子婦所以盡於孝敬也
大夫燕食有膾無脯士不貳羔裁庶人耆老不徒
食
鄭氏曰尊卑差也
孔氏曰此一經接上人君燕食因明大夫士庶人燕食不
同案鄭志云脯非食穀此燕得食脯者謂食不專用脯以
爲食穀若有餘饌兼之則得有脯士不貳羔裁者謂士燕
食也若朝夕常食則下云羔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
等

黃氏曰正道之大致卵胎俯窺四靈爲畜者謂九命四民
咸無僭禮而周於飲食者也故膾脯是食之珍味而位至
大夫燕居常食不得兼之羔裁爲食之本也而士之燕居
常食亦不得兼之降及庶人唯耆老乃不徒食徒者空也
謂七十者無故可食肉矣故云庶人無故不食珍則珍者
在庶人爲肉也斯禮之行民皆恥僭而不欺闇室矣儻庶
人無故禮可食珍則有位者豈稱肉食哉聖人垂教秦漢
失之貪僭之途既開仁義之源是壅
嚴陵方氏曰燕食謂燕饗之食也然與膳夫所言者異矣
彼特謂燕居之食耳膾脯羞也故不得兼之言大夫如此
則士可知羔裁者食之配士雖降於大夫然闕一不可特
不貳之而已言士如此則大夫貳之可知庶人耆老不徒
食見王制解

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葱膏用薤三牲用穀和用醯獸用梅鶉羹雞羹鴈羹鶩羹雉羹鶉羹鴽羹鴳羹鴞羹鴽羹鵪羹鵽羹鵴羹鵽羹鵴羹鵽羹鵴

各以其類而已

山陰陸氏曰魴鱮弱魚也烹或易爛烝之可也無蓼與不蓼異不蓼不必用蓼耳無蓼首無蓼也

不食雞鼈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鼈去醜

鄭氏曰皆爲不利人也雞鼈伏乳者乙者魚體中害人者名也今東海鯨魚有骨名乙在目傍狀如篆乙食之鯁人不可出醜謂鼈竅也

孔氏曰自此至攢之一節論治擇內物惡者及果實之屬

嚴陵方氏曰互物之美莫如鼈然未大在所不食其內爲美其竅爲醜故下言鼈去醜狼能害人腸則傳道其所害之物者故狼去腸鄉飲酒云臭狗于東方以祖陽氣之發則狗固陽畜腎又陽精之舍且惡夫陽之太勝也故狗去



腎狸善搏兔善走是其質之輕疾者而脊尻皆非滋美者也故狸去正脊兔去尻狐死正丘首天性然也人殺而取之則殺氣聚乎首故狐去首豚者天一之水畜而腦則天五之土氣存焉既欲以水畜而有所養且不可以所勝者害之故豚去腦爾雅言魚謂之乙而魚之餒必自腸始故魚去乙謂之乙者其形屈如其字之文也

山陰陸氏曰雞鼈鼈之雛者夫鼈固美矣然猶如此他物可知狼之腸直狼去腸蓋以此狗去腎以其熱與俗云凡豕不如羊羊不如狗今狸脊上一道如界兔尻有九孔豕俯聚精在腦豚去腦以此今醫方云豕腦食之昏人精神魚去乙魚腸謂之乙魚柔異隱伏其內又屈甚矣去乙以此亦魚敗自內始

內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膽之柤梨曰

攢之

鄭氏曰皆治擇之名也

皇氏曰脫之者治肉除其筋膜取好處故爾雅云肉去其骨曰脫郭云剝其皮也　皇氏又曰作謂動搖也凡取魚搖動之視其鮮餧餧者不食郭氏云今本作斮之註云謂削鱗也秦易有塵埃恒治拭之使新栗蟲好食數數布揀撰省視之桃多毛拭治去毛令色青滑如膽或謂苦如膽者擇去之相棃恐有蟲故一一攢看其蟲孔也

嚴陵方氏曰爾雅曰瓜曰華之桃曰膽之秦李曰霓之褫棃曰鑽之與此大同而小異

山陰陸氏曰脫其皮爲脫作其鱗爲作魚柔異隱伏作之可也擇而撰之爲撰儀禮曰棗烝栗擇又曰栗不擇桃曰膽之去其苦者如去膽焉





後學　成德　校訂

牛夜鳴則腐羊泠毛而毳羶狗赤股而躁臊鳥鰪色而沙鳴鸞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漏雞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鵠鶉胖舒鳧翠雞肝鴈腎鴳奧鹿胃

鄭氏曰亦皆爲不利人也腐惡臭也春秋傳曰一薰一腐泠毛毳毛別聚旃不解者也赤股股裏無毛也鰪色毛變色也沙猶嘶也鸞腐臭也望視遠視也腥當爲星聲之誤也星肉中如米者般臂前脛般般然也漏當爲螻螻如螻蛄臭也舒鴈鵝也翠尾肉也鵠鶉胖謂脅側薄肉也舒鳧鶩也鴳奧脾胜也鵠或爲鴳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腥臊羶臭及諸物不可食者從牛夜鳴至般臂漏皆與周禮內饗職文同牛好夜鳴則其肉腐臭泠謂毛本稀泠毳謂毛頭毳結羊若如此其肉羶氣臊謂

臊惡躁謂舉動急躁狗若如此其肉臊惡鱓色其色無潤
澤沙鳴謂鳴而聲嘶鳥若如此其肉臭腐腥謂肉結如星
望視謂豕視望揚交睫謂目睫毛交豕若如此其肉似星
也黑謂馬眷黑般謂色斑斑然馬若如此其肉如螻蛄臭
也雛謂小鳥尾盈一握然後堪食若其過小未盈握不堪
食也自此以下因廣言不堪食之物鶖尾之肉不可食鵠
鳥鴞鳥脅側薄肉不可食鶖即是鴨其翠不可食雞肝鴈
腎亦不可食鶖與及鹿胃亦不可食與謂脾胜爲藏之深
奧處凡此皆爲不利人也李巡云野曰鴈家曰鶖野曰鳧
家曰鶖

嚴陵方氏曰夜鳴謂非時而鳴赤股者赤之爲色宣布著
見股無毛則股著見矣故以赤言之躁則言其性之不靜
鱓言如鷹之美而色白沙鳴鳴之悲涼者土密而温沙疏
而涼故謂之沙豕俯首以食首俯則下視曰望視則首昂
矣莊子所謂豚之穴鼻蓋此類也睫目毛以長故交黑眷
者言衆體皆異而眷獨黑也般猶疾之有瘢在前陘故曰
瘢臂握手一握也尾不盈握則形未成矣故弗食言此弗
食則下陳者可知爾雅曰舒鴈鶖舒鳧鶖鴈類鶩鳧類
以爲人所畜不善飛舒而不疾故謂之舒

山陰陸氏曰盾臭如朽木也朽蘐之反也鳴其聲也躁其
性也毳其尾也望視而交睫腥言其精神黑眷而般臂漏
言其形色羊泠毛而毳則羶狗赤股而躁則臊鳥鱓色而
沙鳴則鬱豕望視而交睫則腥馬黑眷而般臂則漏不言
則有不皆也且曰則者盡其辭也鬱周官作貍漏周官作
螻蓋凡物宜露而鬱之則臭宜覆而漏之則臭漏與鬱言
所以臭也螻與貍言其臭如之雛小雞也許慎說文云雛

雞子也雞長尾者故不盈握弗食月令以雛嘗黍亦雞耳爲物不同不可食者非一處也故翟言後胖言左右肝腎與胃又言其肉

王氏昭禹曰天產之物所以資氣體之養者也所稟之氣一有不和則資其味者疾癘或乘之而至於爲害不少矣牛者服重致遠之物勞於晝而息於夜者牛當伏靜之時今而夜鳴則陽內受陰而陰陽不和故其臭腥腥者陰臭之惡也故曰牛夜鳴則腥羊泠毛而毳羶者毛總結謂之泠毛長謂之毳凡毛皆屬於肺肺金也羊火畜火勝金今毛反總結而長則火氣弱而金勝火矣其臭雖羶而不可食也疾走而無常謂之躁狗金畜也西方陰止以收而生金金於五臟爲肺而主皮毛赤股則金氣衰而皮毛受病矣躁則反於陰止以收而其性受病矣其病如此則臊膻

而不可食也鳥鰪色而沙鳴鬱蓋物埋藏則鬱塞而不通周禮言貍則貍與鬱文異而義同也鰪色則其氣鬱而不達於毛羽沙鳴則其氣鬱而不達於聲音其內氣亦鬱而不可食矣豕水畜也睫火事也火勝水而其病見於目則水火不相逮而陰陽不和此腥之不可食者也馬火畜也黑水色也馬脊黑則以水勝火而在上其文又般旋至於臀則水盛而火氣不足則其臭如螻蛄而不可食每物而雜則膳羞之用無陰陽偏勝之氣而氣體之養賴之而安矣

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或曰麋鹿魚爲菹麕爲辟雞野豕爲軒兔爲宛脾切葱若薤實諸醯以柔之

鄭氏曰爲膾爲軒言大切細切異名也膾者必先軒之所謂聶而切之此軒辟雞宛脾皆菹類也釀菜而柔之以醯

殺腥肉及其氣葅軒聶而不切辟雞宛脾聶而切之軒或爲胖宛或作鬱

孔氏曰此一節明齏葅之異用肉不同作記之時無葅軒辟雞宛脾之制舊有此言承而用之故稱或曰凡大切若全物爲葅細切者爲齏其牲體大者葅之其牲體小者齏之用此麋鹿魚爲葅及野豕爲軒是葅也麷爲辟雞兔爲宛脾者是齏也故鄭註醢人云細切爲齏全物若腥爲葅少儀曰麋鹿爲葅野豕爲軒皆腥而不切麷爲辟雞兔爲宛脾皆腥而切之是葅大而齏小也少儀不云魚此云魚記者異聞也此魚與麋鹿相對是魚之大者故以爲葅其辟雞宛脾及軒之名其義未聞切葱若薤實諸醯以柔之者此亦少儀文或用葱或用薤故云切葱若薤肉與葱薤置諸醋中故云實諸醯物置醯中悉皆濡孰故云柔之

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大夫無秩膳大夫七十而有閣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坫一

鄭氏曰羹食食之主也庶羞乃異耳秩常也無秩膳謂五十始命未甚老也七十有閣有秩膳也閣以板爲之庋食物也達夾室大夫言於閣與天子同處天子二五倍諸侯也五者三牲之肉及魚腊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天子諸侯及大夫士等尊卑膳食之等差食謂飯也言羹之與飯助以雜物醯醬是食之主故諸侯以下無等差也此謂每日常食若非依常禮食之外或別有牛羊豕之肉隨時得爲羹也其黍稷稻粱依禮正食之外別有稼穡收穫皆得爲飯故云羹食無等案公食大夫禮下大夫十六豆上大夫二十豆又周禮掌客云上公

食四十侯伯食三十二子男食二十四鄭註云食謂庶羞美可食者此庶羞乃異也宮室之制中央爲正室正室左右爲房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天子尊庖廚遠故左夾室五閣右夾室五閣諸侯卑庖廚宜稍近故降於天子唯在一房之中而五閣也大夫既卑無嫌故亦於夾室而閣三也三者豕魚腊也士卑不得作閣但於室中爲土坫皮食物也天子腊用六牲今云五閣是不一牲爲一閣魚腊是常食之物是故知三牲及魚腊也

嚴陵方氏曰食爲主羞爲配人所日用者也惟稱有無隨其所宜不制豐殺而預爲之等焉雖然此特自諸侯以下而已若夫四海之奉一人之尊又安得無等乎周官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則固有等矣此所以言諸侯以下也前言士不貳羞載則士羞亦有等矣蓋彼主燕



食此主常食言之也燕食以禮爲主故不可無等常食以養爲主故不可不隨宜焉大夫無秩膳與酒正秩酒之秩同夾室以自是而達於外故謂之達必於夾室者遠庖廚之義也自諸侯而下則有遠近之殊多少之別者尊者詳卑者略尊者隆卑者殺故也天子諸侯於達房則必有常所大夫無常所士但於坫而已夫坫猶爵坫之坫閣則有門以幾其出入此又大夫之別

山陰陸氏曰一羞雖不爲等可也夫禮曲而不苛蓋如此若前所云者皆燕饗等禮秩膳孟子所謂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是也若大夫賜則有之不得爲常秩膳有閣則臺餽有常度之以須此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之所以不悅也堂上爲達公侯伯於房中下天子也左達左夾室前堂右達右夾室前堂大夫言於閣三則蒙上

房中可知士言於坫一則凡閣用坫亦可知據唯上大夫有閣而此云士於坫一則士雖有閣不足言也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凡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者使人受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違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紛衾冒死而后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凡自七十以上唯衰麻

爲喪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瞽亦如之凡父母在子雖老不坐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

鄭氏曰記王制有此

孔氏曰此一節皆王制文記者重錄之後人因而不去慎疑不敢刪易也

山陰陸氏曰王制主國故先言養國老於上庠後言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內則主家故先言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後言養國老於上庠

主家以言故無所謂少而無父者謂之孤一節主國以言故無所謂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一節主家也故言不從政狹主國也故言不從政廣所謂家事有以異於國乎無也故內則終之以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爲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一節所謂國事者有以異於家乎無也故王制終之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斑白者不提挈君子者老不徒行庶人者老不徒食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一節

慶源輔氏曰脩與脩道之謂教之脩同周人總三代之禮而兼取其善者以制一王養老之禮也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鄭氏曰犬馬盡然賤喻貴也

孔氏曰此一節因上陳養老之事遂陳孝子事親之禮作記之人既云孝子之身終恐人不解故解云非終父母之身也言父母雖沒終竟己身而行孝道與親在無異父母所愛敬之人乎

長樂劉氏曰仲尼之門以孝聞者曾子而已參之爲道也與夫虞舜易地皆然非其行難也人人皆可以行之所以不逮於曾子者曾子常久而不息也孝子之養老者婦之養舅姑孫之養祖父子之養父母猶子之養其父母也故皆曰老焉

樂其心者謂左右侍養也晨昏定省也出入從遊也起居奉侍也必常體討其心之所好者何在所惡者何如然後順而篤其所好者而卻其所惡者果非悖於大義則蔑不可從所以安固老者之行以適其氣則心樂矣不違於其志者謂老者平生之志所欲為者以道德仁義立身揚名取大榮顯於天下者建大令譽於鄉閭者崇大孝弟於宗族者抗大志節於人倫者務既心以篤行之必著成效則弗違其所志矣樂其耳目者謂必正身以範其家力行以化其俗則善言常入於親耳善行常悅於親目至於婢僕犬馬親之所愛者則敬而愛之必使異於其倫劣其親族子孫哉皆所以樂其耳目者也安其寢處者謂堂室庭除必完潔之也簟席褥衾枕帳幄必常脩治極其所宜而以時更易所以將其愛敬之心而盡其寧親之志則寢處安矣經云將坐則為長者奉席請席何鄉請衽何趾盡其敬以安之之謂也以其飲食忠養之者謂飲酒飯也膳也食也如經所陳則其飲食足以盡其忠敬之誠而老者不失其所養矣凡是五事兼於其身常久而不息曾子由之以終其身者具此五美則可知終其身無愧於天地鬼神矣無愧於天地鬼神則其親有不安之者乎則其子孫有不範之者乎故曾子之孝也天下後世範之者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經所謂沒身敬之不衰曾子行之已又言之以為教天下後世老者享其安且樂者莫非曾子之賜也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謂是歟

嚴陵方氏曰心存乎無所事之時孝子則樂而不詒其憂志見於有所欲之際孝子則不違以順其命曰養老何也

蓋老則近於親而已近於親者養之且若是又況於其親不如是不足以爲孝子怡聲而問所以樂其耳也柔色以温所以樂其目也定於昏所以安其寢也省於晨所以安其處也以其飲食忠養之者蓋養親之道雖非即飲食以能盡亦非舍飲食以能爲君子何以處之亦曰忠養之而已夫忠所以不欺其親也養之以物止足以養其口體養之以忠則足以養其志矣昔曾子養曾晳曾元養曾子其有酒肉也未始不同及其問有餘曾子則曰有曾元則曰亡故孟子以曾子爲能養志以曾元爲養口體者然是禮也豈特終父母之身而行之乎又且終其身而不敢怠焉經不云乎事死如事生又曰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是以於其齋也則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非樂其耳目安其寢處者乎於其終也則朝事之籩豆以象朝事之所進饋食之籩豆以象食時之所進加籩加豆以象饋之有加益籩羞豆又致其難且美者又致其盛既致其敬養之乎豈非終孝子之身乎

山陰陸氏曰養老如此爲其近於親也言忠養之嫌或僞止言其近親者猶如此不言親所愛敬猶如此

建安眞氏曰孝子愛敬之心無所不至故父母之所愛敬者雖犬馬之賤亦愛敬之況人乎哉姑舉其近者言之若兄若弟吾父母之所愛也吾其可以不之愛乎若薄之是敬乎若慢之是慢吾父母也推類而長莫不皆然若晉武惑馮紞之讒不思大后之言而疎齊王攸唐高宗溺武氏

之寵不念太宗顧託之命而殺長孫無忌皆禮經之罪人也

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爲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

鄭氏曰憲法也養之爲法其德行有讀爲又又從之求善言以施行也微其禮者依違言之求而不切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五帝三王養老之禮五帝養老法其德行三王其德漸薄非但法其德行又從求乞善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者覆說上五帝憲之法奉養老人就氣息身體恐其勞動故不乞言也老人有善德行則記錄之使衆人法則爲惇厚之史三王既法德行又從乞言依違求之而不偏切皆者皆三代也

長樂劉氏曰先儒以爲憲其德行乃餘義耳若養老之大養則天子用子事父之禮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所以使天下憲法天子敬老之義致孝養於其親也故但盡禮盡敬以憲萬邦而不乞言也又何憲法其德而已哉嚴陵方氏曰老有考之義考有成之義以其年之高而德有成知之深而言有考則帝王之禮或憲或乞不爲過矣五帝養氣體而不乞言則乞言之禮至三王之世始有五帝而上則亡焉故特曰有也若執醬而饋執爵而酳或以燕禮或以饗禮或以食禮則所以養其氣也或肆之筵或授之几或杖於家或杖於國或杖於朝則所以養其體也且五帝之憲也而老者未嘗無言要之以德爲主耳故曰有善則記之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後乞言者未嘗無德要之以言爲主耳故曰三王之言而老者未嘗無德要之以德爲主耳故曰

得而乞也亦微其禮者微則緩而不迫隱而不切之謂蓋老者之氣衰矣惟不欲以迫切之禮耗其氣故也且微諫不倦事親之禮也君子之於老者未始不以微焉以近於親故也皆有惇史者言帝王同有是史以記其善也善善而惡惡記之而無所隱史之體也養老之史記善而不記惡則其心可謂厚矣故以惇名之

山陰陸氏曰凡養老一歲有三周官仲春羅氏獻鳩以養國老一也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二也周官止言國老非遺庶老也以獻鳩非庶老之事也月令止言衰老非遺耆老也以授几杖行糜粥飲食非耆老之事也若夫季春天子視學於是大合樂必遂養老月令云季春大合樂而文王世子曰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又曰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是也先儒

謂春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皆養老非是案養老皆釋奠而合舞言舍菜爾且謂秋合聲春合舞非大合樂也言三王養老雖亦憲雖乞言亦微其禮然皆有惇史也是皆已迫

東萊呂氏曰年之貴乎天下久矣五帝三王皆尊德尚齒然五帝三王養老之禮雖同憲與乞言不同蓋道有升降風氣有厚薄所以如此五帝憲則是瞻儀容視起居不胥有乞言之禮蓋當時風氣未開人情淳厚朝夕與老者親炙其仁義之容道德之光自得於觀感不言之際三王不及五帝所以有乞言之禮比之觀瞻不言之中氣味稍薄五帝養老盡其誠敬所謂洗爵奠觶舉從容養其氣體未嘗乞言有善記之惇史蓋動容起居從容之間偶然發言也記如鄉黨所記可見惇史之意古者之史名各不同載閭


通志堂

內之事謂之女史所載者后妃之德載朝廷之事謂之國史所載者天下之大綱記老者善言善行而法之謂之悖史悖蓋悖厚之謂三王亦憲者於動容之間然既憲又欲請益咨問得老者一言書紳服膺終身佩服雖憲與乞言不同其問長者亦微其禮此尊老之至如此不敢急殆須從容欵曲伺間乘暇開端發問看微其禮一句是至誠盡禮在老者左右俟從容間暇略發端問其所乞之言所法之行皆有悖史記之五帝之時何故不乞言當是時學者皆精微主一更無一毫外心但至誠專一見老者之言無非從容感發處所以不待乞言此氣味非後世所能及唯顏子孔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終日不違如愚少有五帝不乞言之意唯五帝時人人皆然到得孔子出纔說予欲無言子貢使說小子何述焉其風氣稍薄以此知不乞言孔門中顏子一人而已五帝時風俗淳厚其養氣體之時浹洽陶冶之功深非言語訓誥所能及三王雖不及五帝然微其禮從容欵曲與後世問荅氣味又不同及忠厚悖篤之風衰前言往行繼絶學者所以澆薄今之學者當先思五帝三王浹洽陶冶之意又當思微其禮從容欵曲不敢迫切之意又當思前言往行不絶則忠厚淳篤之風不衰唯能如此思雖在千百載之下五帝三王之氣象夫何遠之有

淳熬煎醓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毋

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毋

鄭氏曰淳沃也熬亦煎也沃煎成之以爲名毋讀曰模模象也作此象淳熬

孔氏曰自此至爲酏一節論養老須飲食如養親之事明

八珍之饌并明羞豆糝餈之等淳熬者是八珍內一珍之
膳名也淳謂沃之以膏熬則煎醢是也陸稻謂陸地之稻
以陸地稻米爲飯煎醢使熬加於飯上恐其味薄更沃之
以膏使味相湛漬曰淳熬毋是禁辭非膳羞之體故讀爲
模言法象淳熬而爲之但用黍爲異耳食飯也謂以黍米
爲飯也黍無在水之嫌故不言陸
山陰陸氏曰淳毋謂之毋禁辭也凡食稷黍爲正稻粱爲
加稻而煎醢加焉沃以膏猶可黍也如此甚矣
炮豚豚若將刲之刳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荏以苴之塗之以
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去其皵爲稻粉糔溲之
以爲酏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鑊湯以小鼎鄰脯於其
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毋絕火而后調之以醯醢
鄭氏曰炮者以塗燒之爲名也將當爲牂牂牡羊也刲刳

博異語也謹當爲墐墐聲之誤也墐塗塗有穰草也皵謂皮
內之上皰莫也糔溲亦博異語也糔讀與滫瀡之滫同鄰
脯謂煮豚若羊於小鼎中使之香美也謂之脯者既去皵
則解析其肉使薄如爲脯然唯豚全耳豚羊入鼎三日乃
內醢醢可食也
孔氏曰爲炮之法或取豚或取牂刲其腹實香棗於腹
中荏是亂草也苴裹也編連亂草以裹匝豚牂裹之既畢
塗之以謹塗謂穰草相和之塗也用之炮豚須相黏著以
此墐塗而泥塗之擘之者謂擘去乾塗也手既擘泥不淨
其肉又熱故濯手摩之去其皵膜也爲稻粉糔溲之以爲
酏者付全豚之外煎之於膏若羊則解析肉以粥和之滅
沒也小鼎盛膏煎熬豚牂膏必沒此豚牂也鉅鑊湯者謂
以大鑊盛湯以小鼎之香脯入於大鑊湯中使鑊中之湯

無得沒此小鼎若湯沒鼎恐湯入鼎中令食壞也毋絕火者欲令用火微熱勢不絕也鄭註刲博異語者案易云士刲羊又云刳木爲舟與糅溲皆意同而語異也

山陰陸氏曰炮詩所謂毛炮是也若將刲之將讀如字若以下一節釋爲稻粉之法

擣珍取牛羊麋鹿麕之肉必胳旁物與牛若一擩反側之去其餌孰出之去其皾柔其肉

鄭氏曰胳脅側肉也擩擣之也餌筋腱也柔之爲汁和也

汁和亦醢醢與

孔氏曰脅側肉美今擣以爲珍宜取美處經云去其餌又云去其皾皾爲筋腱腱即筋之類上炮豚炮

牂調以醯醢下漬亦食之以醢若醢故知擣珍和亦用醯

醢

山陰陸氏曰此言擣珍則上所謂淳熬等物非珍也周官珍用八物即此牛羊麋鹿麕豕狗狼是歟與牛若一異言牛大牲也牛言布羊以下言施亦以此餌讀如合以爲餌煎之之餌言去其餌反側之蓋生也

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絕其理湛諸美酒期朝而食之以醢若醢醷

鄭氏曰湛亦漬也

嚴陵方氏曰漬若濡肉之類醷即前所言飲之醷

山陰陸氏曰期朝猶言期年期月期年謂周一年期月謂周一月期朝謂周一朝

爲熬捵之去其皾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灑諸上而鹽

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皆如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

鄭氏曰熬於火上爲之也今之火脯似矣欲濡欲乾自由人也醢或爲醢此七者周禮八珍其一肝膋是也

孔氏曰此論作熬之法於牛有如上所陳若施設於羊亦如牛也食熬之時唯人所欲若得濡肉則以水潤釋而煎之以醢也七謂一淳熬二淳母三四炮取豚若牂五擣珍六漬七熬其一肝膋則此糝下肝膋也但記文不依次故於糝下陳之

嚴陵方氏曰曲禮言濡肉齒決蓋由制造之異故食之不得不異也

山陰陸氏曰不與麋鹿麛同曰如之異言羊也

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飣之肉

孔氏曰周禮醢人云羞豆之實酏食糝食三如一謂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二肉一者謂二分稻米一分肉也

山陰陸氏曰三如一不異言牛同是三牲之一施之也

肝膋取狗肝一幪之以其膋濡炙之舉燋其膋不蓼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爲酏

鄭氏曰膋膓間脂舉或爲巨狼臅膏臆中膏也以煎稻米此周禮酏食也酏當從餈

孔氏曰舉皆也謂炙膋皆燋也酏是粥非是膏煎稻米故改酏從餈也

山陰陸氏曰珍用八物其爲品六一曰擣二曰漬三曰熬

四曰糝五曰肝膋六曰酏言爲熬在上言爲酏在下熬隆於用火言爲稻粉在上亦以此周官糝食即此糝酏食即此酏三相參爲糝所謂稻米二內一合以爲餌煎之是也兩相差池爲酏所謂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爲酏是也然則淳熬淳母所謂糗餌粉餈是歟其謂之淳亦珍也然進於珍矣凡物以淳爲珍此篇上言養老繼之以此蓋珍宜以養老文王世子曰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禮始於謹夫婦爲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闔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

鄭氏曰闔掌守中門之禁也寺掌內人之禁令也

孔氏曰自此至當夕一節論夫婦男女及內外之別又明妾與適妻尊卑相降之等

長樂劉氏曰凡禮者爲人倫而設也人倫之禮始於謹夫



婦焉易稱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又曰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然則夫婦之禮不謹不敬家道莫可得而正也家人之事不閑以防之於細微之初不剛以正之於未然之始則其悔咎不可追矣故用剛明閑於細微之始豈徒克有厥家而悔又亡焉是禮也禁於將然故曰志未變也此所以必爲宮室先辨內外男子居外女子居內各正其德業也宮不深則內外之聲可通門不固則出入之禁可踰闔寺守之不嚴於處內也故男非其時不入女非其禮不出皆所以爲天下之內則也

嚴陵方氏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故禮始於謹夫婦易基乾坤詩首關雎皆始於謹夫婦之意也謹夫婦故

爲宮室以居之辨外内以防之男子居外女子居内陰陽之分也深宮則外人不得而入固門則強者不得而啓男女不同椸枷不敢縣於夫之褌襦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湢浴夫不在斂枕篋簟席襭器而藏之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間

鄭氏曰笮謂之椸褌杙也夫不在斂枕篋等藏之不敢褻也咸皆也夫婦七十同藏無間衰老無嫌及猶至也

孔氏曰爾雅釋宮云在牆者謂之楅郭璞引禮云不敢縣於夫之楅椸直曰楅横曰椸楅椸是同類之物横者曰椸則以笮爲之夫婦唯至七十同處居藏無所間別衰老無嫌疑故也

長樂劉氏曰婦正其德於内則夫之德正於外從可知也夫婦謹敬則家道由之莫敢不化也故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者莫非出於謹敬也而況少事乎長賤事乎貴其敢不敬哉夫婦之禮唯七十同藏無間夫婦雖未七十同藏未有可嫌者聖人制禮以爲天下之内則也夫婦必如此者以爲男女内外之禮敬則爲先焉夫婦身先於上則男女力行於下以無嫌正有嫌也用有情之難行正人情之易制也

山陰陸氏曰枕有篋簟席有襭皆器而藏之不言枕言枕篋不言席言簟席襭褥嫌瀆也即父母舅姑不嫌慶源輔氏曰器而藏之謂藏之於器藏之於器則畏瀆之甚也少事長賤事貴雖曰皆如之然有異焉記者之辭不謹也案篇首子婦之禮可知

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將御者齊漱澣慎衣服櫛縰笄總角拂髦衿纓綦屨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

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
鄭氏曰五十始衰不能孕也妾閉房不復出御御謂侍夜
勸息也五日一御諸侯制也諸侯取九女姪娣兩兩而御
則三日也次兩媵則四日也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天子
十五日乃一御將御者其往如朝也角衍字也拂髦或爲
繆髦也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人貴賤不可以無禮
也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辟女君之御日也
孔氏曰此經據妾言之然則妻雖五十以上猶得與也夫
人及二媵各有姪娣凡六人故三日也天子御法案九嬪
註云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
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徧妻不在
謂卿大夫以下故註云女君夫夫一妻二妾則三日御徧
士一妻一妾則二日御徧妾常避女君之御日非但不敢
當女君之御日縱令自當君之御日猶不敢當夕而往故
詩小星云肅肅宵征夙夜在公註引此云凡妾御於君不
當夕是也
嚴陵方氏曰將御者必齊潄澣者則所以致潔敬也婢妾
衣服飲食必後長者蓋不以賤廢尊卑上下之道故也妻
不在妾御莫敢當夕者所以避上僭之嫌也
山陰陸氏曰髻用組乃笄又曰髻笄用桑長四寸角非衍
字總角拂髦女未笄之飾今服以御言若未足以當君子
也故邦君之妻自稱曰小童莫敢當夕謂莫敢進御鄭氏
曰避女君之御日非是詩曰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實命不
猶則凡妾御不當夕其當夕夫人之惠也又曰五日爲期
六日不詹則男子婦人五日一御亦衛生之經不得如鄭
說女御及后十五日而御

慶源輔氏曰故妾必與五日之御其心之厚可知已彼有棄舊寵戀新婚與華落色衰復相棄背者亦獨何哉老謂色衰也將御者齊潄以至綦屨慎衣服必以禮不敢以靡麗求寵也詳是篇之旨其往如朝敬之至也豈有爭妬之心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因上慎衣服遂言雖賤不可以廢禮也

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于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

鄭氏曰側室謂夾之室次燕寢也作有感動也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若始時使人問也弧者示有事於武帨者事人之佩巾表男女也始有事也負之謂抱之而使鄉前也

孔氏曰從此以下終篇末論國君以下至庶人生子之禮及適庶差別妻妾異等所生男女養教之法此經則明大夫以下未生子之前夫問之宜及生子設弧矢之法及月辰謂生月之辰初朔之日也正寢之室在前燕寢在後側室夫次燕寢在燕寢之旁故謂之側室妻居側室則妾亦當然故春秋傳云趙有側室曰穿是妾之子也生子不於夫正室及妻之燕寢必於側室者以正室燕寢尊故也

慶源輔氏曰當產而避燕寢居側室其自斂戢者至矣豈復有驕其夫之意哉夫使人日再問之者愛而不失於狎敬而不失於疏孔氏引春秋傳非側室自是妾之常居妻不敢見雖病不敢忘禮使姆衣服而對雖遽不敢失禮夫之於妻其恩至矣至於齊則不以恩掩義三日負子男射女否教以行矣敬之至也如是而長男不武女不順可以

無憾已

山陰陸氏曰言衣服則姆代服其服以對歟設帗知有酒食之事而已

嚴陵方氏曰設弧於門左者天道所尊設帗於門右右者地道所尊必曰設者方男女之生其於弧帗有可用之道而未能有用之實也古之人重男女之生又重男女之別非特見於弧帗而已男則寢於牀之尊女則寢於地之卑其衣之也男以畫服之裳女以夜服之褍其弄之也男以所有事之璋女以所有事之瓦

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齊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之束帛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

鄭氏曰接讀爲捷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強氣也詩之言承也桑弧蓬矢本太古也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保母保受乃負之代士也醴當爲禮聲之誤也禮以一獻之禮賜之束帛酬之以幣也士妻大夫之妾時自有子使之食子不使君妾適妾有敵義不相褻以勞辱事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國君世子生及三日負子及食之法婦人初產必困病虛羸故接以大牢詩者持也以手承下而維持抱負之桑蓬皆質素之物故知本太古也男子上事天下事地旁禦四方之難故云所有事然射禮唯四矢者謂天地非射事所及唯禦四方故止四矢蓬是禦亂之草桑衆木之本也賜之束帛約士昏禮禮賓酬幣之法士負子故還用士禮　王氏曰接以太牢者謂接待夫人以太牢　皇氏曰士之妻大夫之妾者隨課用一人故桓六年

左傳云卜士負之士妻食之不云有大夫妾文略也

長樂劉氏曰接者繼續之謂也諸侯有國家社稷宗廟人民其傳且付事任靡輕夫人始生世子乃有繼續之道故接引其子裨有立志而禮用大牢也母方生子分血派氣未可以興而男子之生必於丈夫之手所以卜求吉士負之以行接子之禮乃俾射人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者明其傳先王之道承祖父之付必有德政以達乎天地四方是假祭蓬以申其志焉

嚴陵方氏曰接以大牢者以大牢之禮接見其子也掌具則其設禮之具也卜士之明詩者將使負子下言詩負之是矣必使明詩者負子則期於能言故也明詩者謂之詩猶明易者謂之易祭義言易扆龜南面是矣既得吉卜然後宿齊朝服負之則敬之至也射人則使之代射天地四方也保受乃負之則受其子於士乃負之也蓋士之負子特爲斯須之禮而已宰既掌具故以醴禮其負子之士仍賜束帛以酬之也使食之者食則乳之也夫射之爲道此男子之所當爲者故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方子之生則使人代之以射且示其有志然桑非弓幹之上者蓬非矢材之勁者然則桑蓬取其用之義以見雖有其志未備其事而成人有漸也

山陰陸氏曰接讀如字書曰接下思恭詩負之猶特牲受嘏詞曰詩曰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此豈所謂其詩與醴讀如字醴以禮之冠禮曰乃醴賓一獻之禮嬰兒多類乳母則嬰兒以乳轉者有矣又大任之母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以爲古之胎教者皆如此則食母豈可

以不擇哉

慶源輔氏曰大宰牲之大也大宰官之尊也所以重世子也據下凡接子可知士之負子斯須而已必醴而賜之者所重在子也醴士而不及射人士負我者也射人我所使也固不可同矣諸母則擇之乳母則卜之者豈非情性之發尚猶可見而氣血之相宜有不可知者耶

禮記集說卷第七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